

殘酷暗戀物語【最終部曲】

作者: 深夜甜品

Powered by [紙言](#)

那裡只得我共你

{ 那裡只得我共你—Dear Jane }

「你可唔可以應承我，尋晚喺呢間房發生嘅所有嘢，剩係可以你一個人知，唔可以有其他人知。」

喺走出呢度門之前，我想聽到佢再應承多我一次...

* * * * *

「喂～你諗咩諗到咁入神啊？」突然之間覺得左手手臂俾人搵咗一下。

「啊，好痛啊。」我下意識即刻縮開隻手，回一回神先知道原來係坐我隔離個女仔偷襲我。

「冇嘢吖，我發吓咩咗咋嘛。」頭先上中文堂嗰陣已經勁眼瞓完全專心唔到，就算而家放小息都劫到成個人唔想郁，膊頭痠軟得好緊要，我忍唔住又伸隻右手去捏兩下。

「尋晚瞓得唔好？」隔離個女仔再問我。

「係吖。」我索性趴喺張枱恰多一陣，我當然唔敢講其實尋晚我喺學校嘅排球隊儲物室過咗成晚，只係墊高咗個書包當枕頭，就喺冰冷嘅地板上面瞓著咗，而間儲物室仲要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而係排球隊男子隊嘅隊長郭家朗都喺度。

對於尋晚發生嘅事，我越同自己講唔好去諗，就反而越諗得仔細，明明我對佢嘅嘢所知無多，淨係知道佢係留級生同埋排球隊隊長，但點解我同佢之間嘅關係會一下子發展得咁快。

「唉～」諗到呢度我情不自禁長嘆一聲，越諗就越更加恰唔着，呢一刻好想搵個人傾訴，俾啲指引我，但係都唔知搵邊個好，隔離枱個女仔我又同佢唔係咁熟，更加冇可能走去問「佢」呢啲嘢。

我望住枱面上面用鉛芯筆畫嘅城堡，緩緩擰轉頭望去班房最遠角落嘅「佢」，見佢同隔離個女仔唔知又係度傾緊啲咩嘢，我就知道唔使旨意去搵佢傾心事。

「唉～」我又長嘆一聲，人生好難啊。忽然間聽到學校大鐘響起，小息完結，下堂係我最鐘意同成績最好嘅M2數學。我同自己講，都好啊，起碼可以專心做數，唔好俾自己再響度胡思亂想。

教數學嘅周sir，算係我哋學校數一數二靚仔嘅老師，所以我上堂都上得特別專心，成績就自然又好啲。但係唔知係咪今日太劫，今堂數學堂我完全冇心機聽書，望住喺黑板寫數學題嘅周sir，雖然平時覺得佢幾靚仔，但今日好似都只係，普普通通啫。

突然間，坐我後面個男仔輕輕拍咗我一下膊頭，我趁周sir仲寫緊黑板嘅時候，即刻擰轉身望下做咩事，個男仔就遞咗張紙仔俾我，我喺枱底櫃桶打開張紙仔，見到啲字跡四四方方咁好整齊，我就知道係邊個寫俾我，上面寫住：「做咩今日神不守舍咁，一陣LUNCH？」

我擰轉頭望過去課室最遠角落個方向，見到佢都望緊我，我同佢輕輕點咗一下頭，示意即係應承佢一齊食晏，不過見佢又側一側頭咁望住我，個意思好似係度問我做咩今日我個樣咁呆滯，我擰擰頭，覆

返佢我冇事。

我哋呢種隔空表情溝通，經過呢兩年嘅磨合，已經建立咗好好嘅默契，基本上一個簡單嘅表情，我哋互相之間都可以領會到對方想講嘅咩。只不過，有啲事佢始終都唔會估得到，如果我選擇唔講出嚟。

呼，今日真係好辛苦，終於俾我捱到午飯鐘聲響起。我將枱面嘅筆記文具塞晒入櫃桶，再喺書包拎咗個銀包袋落裙袋，就行出班房去走廊樓梯口等佢，但係等咗幾分鐘都未見人，不過我都習慣佢成日遲到㗎喇，只係唔知佢今次去咗廁所梳頭定洗面，總之次次約親佢，佢都係姿姿整整完一輪先會出現。

就係呢個時候，我見到遠處有個兩個男仔喺隔離班行出咗嚟，其中一個高大幾靚仔嘅就係郭家朗。死喇！我唔知點解唔想俾佢見到我一個人企喺度啊，更加唔想俾佢見到我約咗另一個男仔食飯。佢仲要同佢個朋友向住我呢個方向行緊過嚟，我即係擰轉身面向牆，希望借住其他同學落樓梯嘅人潮，掩蓋到我嘅身影。

過咗幾秒，我斜眼望到佢越行越近，我差啲想將自己塊臉貼埋落封牆度，點知突然間聽到有把暖男嘅聲音喺我後面叫我：「王樂兒，你好啊～」

嘩～～～咩事啊邊個搵我啊 >.< ” ” ”

既然俾人發現咗，我都只可以禮貌咁回身同佢打返個招呼，原來同郭家朗並肩而行嘅，係另一個排球隊男隊員，我初中同過佢同班所以認得佢係陳柏希。佢滿臉笑容但係又抱有恭敬咁望住我，但我完全唔敢同佢隔離個郭家朗對望，唔知佢而家係咩嘢表情。只係聽到郭家朗用一把好溫柔嘅聲問我：「約咗人食飯？」

我全程耷低頭，直頭感覺到對耳仔都開始紅緊，唯一俾到嘅反應只係好有禮貌咁覆返佢：「係吖，唔好意思。」痴線！王樂兒你做咩同人講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個頭，人哋又唔係約你食飯。正當我心亂如麻個陣，就聽到郭家朗講：「咁下次先喇，放咗學排球場見。」

吓？下次？

我心念一轉，突然間好想問佢係咪真係有遵守承諾，冇同其他人提起尋晚嘅事，但差唔多開口問個刻我又即係收返，我都唔知自己做咩要懷疑佢，明明係我認真考慮過佢值得信任，我先會同佢講我嘅秘密，咁點解而家個心又要係度囉囉攣。

佢見我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問咗我一句：「你冇事呀嘛？」

我即刻擰擰頭講：「冇事吖。」

佢同我揮揮手道別：「一陣見。」

我點點頭回覆：「一陣見。」

跟住佢同陳柏希就轉身向住樓梯方向落去，只係依稀聽到佢哋傾緊今日放學排球隊訓練嘅事。係嗰，差啲唔記得今日有特別訓練，但我尋晚冇返到屋企冇帶到套運動衫出嚟，一陣放咗學要返屋企拎先得。

忽然間，我感覺到膊頭俾人從後拍咗一下。

「嘩，嚇死我。」雖然我知道係「佢」，但係依然俾佢嚇咗一跳，只見佢頭髮仲有少少濕濕地未完全乾晒，就即係話佢係頭先係男廁梳緊頭。

「你做咩尋晚到今朝都唔覆我message啊？」落樓梯嗰陣佢問我。

「因為我電話冇電㗎。」唔係我唔想覆㗎，但係因為尋晚我喺排球隊儲物室過咗成晚，電話一早就冇晒電。

「吓，你返到屋企冇乜電咩？」佢再追問我嘅話，我就招架唔到㗎喇。

「我……」死喇，點解釋好... 我咬住嘴唇不停咁諗，究竟我應該坦白同佢講，定係呢佢好。

年輕的茶餐廳老闆娘

{ 年輕的茶餐廳老闆娘—My Little Airport }

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尋晚冇返過屋企，要是但諗樣嘢避開呢個話題至得。

「咁你掛住同隔離個女仔傾偈，都唔會得閒搵我啦。」我故意加多下扁嘴表情刺激吓佢，我要快啲搶返個主導權過嚟。

「最衰都係班主任今個學期又分開咗我哋，唔俾我哋坐埋一齊，搞到我冇得同你傾偈。」其實佢係一路講一路攞緊手機唔知睇緊啲咩，佢份人就係咁，漫不經心咁講埋晒啲花言巧語，但就從來冇諗過講者無意，聽者有意。

算喇，我都係搶唔到個主導權㗎喇。

距離學校冇幾遠，有一間舊式茶餐廳，係我哋呢兩年成日嚟食嘅，但係因為我哋遲咗出嚟，所以餐廳門口已經有好幾個同學排緊隊，我哋問咗老闆娘拎張咗飛之後，就企喺門口等。

我覺得，企喺度感受一下秋天嘅氣息都幾好吖，但係突然之間有陣涼風吹埋嚟，我忍唔住打咗吓乞嗟，佢即刻除咗佢件風褸，披係我膊頭度，佢仲話：「貪靚唔著衫啊喲。」佢講得啱嘅，學校件風褸真係有啲醜，我唔太鐘意著，但就係佢呢啲輕描淡寫嘅舉動，搞到我成日亂咁諗嘢。

片刻間，老闆娘大啞：「26！搭枱坐！」，終於到我哋喇，老闆娘帶我哋行到餐廳最入嗰格卡位，「好，靚女你哋坐嚟度！」我禮貌咁講聲：「唔該老闆娘。」只係見老闆娘好瀟灑咁轉身拎住兩份餐具過嚟。

但係我一坐低，就即刻想彈返起身，痴線！！點解咁㗎！？我前面搭枱坐嗰兩個原來係陳柏希...同郭家朗！而家張枱四個人入面，得我隔離嗰個唔識陳柏希同郭家朗，但係我冇得扮唔識佢哋。

呢個時候，坐喺我斜對面嘅陳柏希再次用佢把暖男聲音同我打招呼：「王樂兒，你好啊~」，但坐正我對面嘅郭家朗剩係淡淡然咁同我揮手，就繼續低頭食佢碟忌廉蘑菇意粉。做咩㗎，咁冷淡㗎！

跟住到我隔離嗰個出聲：「咦？原來你哋識㗎？」

陳柏希依然都係暖男聲線：「你好啊，我哋都係排球校隊嘅，你係咪就係傳說中王樂兒個best friend—曾皓賢？」

「係啊，乜原來你哋都鐘意嚟呢間食㗎？」曾皓賢回道。

佢同陳柏希明明只係第一次面對面傾偈，就已經你一句我一句咁好似識咗好多年嘅老朋友，而我呢，居然俾郭家朗兜口兜面見到同另一個男仔一齊食晏，已經尷尬到好想即刻搵個窿搵落去。

我全身僵硬咁坐喺度，同時間個肚開始餓到有啲辛苦，始終尋晚唔係食咗好多嘢，今朝更加冇食到早餐，我頸高頭望吓牆邊啲毛筆字餐牌，想俾個暗示曾皓賢佢快啲結束對話揀嘢食。

郭家朗見我望住牆上面嘅餐牌，就喺枱面玻璃板下拎咗張餐牌出嚟遞俾我：「你睇吓你想食咩？」其實我唔使揀食咩嘍，因為我每次都係嗌個樣嘢，但我都好禮貌咁向佢點頭講聲：「唔該～」，而我旁邊嘅曾皓賢終於肯停底揀食咩。

「老闆娘！一份A餐，同一份忌廉蘑菇意粉，熱奶茶同熱檸水，唔該！」曾皓賢係唯一一個知道我鐘意食咩嘅男仔，每次都會幫我嗌埋，平時嚟講當然係好體貼，但今次你問都唔問吓我就幫我嗌埋，連嘢飲都嗌埋，咪啫係完全表露無遺咁俾郭家朗知道，我同你嘅關係有幾親近。救命啊...我捐落枱底都可以㗎...

「WOW，王樂兒原來你都鐘意食忌廉蘑菇意粉，你同家朗好夾啊。」陳柏希係在座唯一一個可以繼續延續話題嘅人，但請問而家係咪鞭緊我屍？冇所謂喇，反正我都有晒知覺了。

「妖，咪嘈喇！」郭家朗喝住陳柏希唔俾佢繼續講落去，唉好彩仲有你幫手解圍咋。

郭家朗跟手仲拎起張單，向坐喺外面嘅陳柏希推咗一下手肘，霸氣咁講咗句：「食完喇，去埋單。」陳柏希呆咗一呆，而大家都見到郭家朗碟意粉明明仲剩一半未食完，然後郭家朗又補多句：「我今日唔記得拎波衫，你陪我返去擺。」

陳柏希依依不捨咁抹嘴準備離開，但臨走之前向我點點頭，不過又係嗰種禮貌又帶點恭敬嘅態度，好似多謝我提供咗半餐飯嘅花生俾佢食，但係郭家朗就冇同我講掰掰，我諗咁樣都係好事嚟嘅？至少唔會俾人估到我同佢嘅關係？

就係咁，我又變返同曾皓賢兩個人食晏，我哋食完差唔多行到返學校大門嗰陣，佢失驚無神咁同我講咗句：「嗰個排球隊長應該鐘意你。」我聽完即刻耍手擰頭咁講：「冇可能喇，佢實有好多女埋身點會鐘意我。」

明明人哋尋晚先向我表白，而明明我又唔係郭家朗本人，但我都係好本能反應咁幫佢辯解。

不過調返轉頭諗吓，起碼人哋有直接同我表白，唔似得你。三點鐘放學之後，我執好書包就即刻返屋企擺排球隊波衫，諗住順便沖埋涼，因為我由尋日朝早到而家都有沖過涼，雖然有咩點出汗但起碼可以換咗條底底先。仲有成晚冇返屋企，又有打到電話俾媽咪，唔知佢有冇擔心我，但我記得叔叔今日係返日更，所以佢應該冇咁早喺屋企。

當我返到屋企之後，成間屋都有著燈，應該真係冇人喺度，我急急腳拎部電話入房又住電先，再喺衣櫃執好套波衫出嚟，然後除低條校裙同個bra喺張床度，揀咗條乾淨嘅底底就行去浴室，途中我望到叔叔間房度門只係虛掩冇鎖實，但係因為訓練嘅半個鐘之後就開始，我再唔快啲就會遲到，所以都唔理得咁多，我門埋浴室門，拉好浴簾，較啱熱水就開始沖涼。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方皓玟 }

我糾結緊洗唔洗埋頭好，我怕洗完頭又要吹頭就會趕唔切返學校練波，但諗諗下都係想洗埋頭髮返好啲頭髮，因為一陣可能會見到佢，唔想俾佢見到我打扮得太求其。

為咗要吹乾啲頭髮，咁就只好犧牲沖涼嘅時間，不過唔緊要喇，反正練完波返到屋企都要再沖過，所以拿拿臨沖完之後由頭到腳抹乾個身，著返好條底底，再用條浴巾包住個身，就行返返睡房喇。

返到睡房，我除咗條浴巾，想搵返頭先放喺床上面個bra嘅時候，發現佢唔知去咗邊，攞咗張床一陣都搵唔到佢。咁算喇，我都係吹住頭先，反正啲嘢要搵嘅時候總係搵唔到，唔搵嘅時候佢就會出返嚟。

我喺衣櫃是但搵咗個bra戴好之後，然後就將個風筒插蘇頭插喺近房門嘅位置，撻著個風筒，啲「呼呼」聲浪瞬間填滿成間睡房，我面對住張床，背對住房門，企喺度一束一束頭髮咁慢慢吹。

我一路吹頭，一路諗返起尋晚喺儲物室同佢經歷嘅事，越諗越覺得好唔現實，似係發咗場夢多啲，究竟而家我同佢之間，算唔算係男女朋友嘅關係呢？

正當此時，我意識到有人突然出現喺我後面，從後環臂攬住我個胸，一下子將我推到去床邊，呢下衝擊連個風筒插蘇頭都鬆開咗，我嚇到成個風筒跌咗落地，然後我成個人俾佢攞住咗喺床度，感覺到冇條嘢隔住我條底褲開始喺我屁股之間磨蹭。

呢一刻，我好後悔，點解冇望清楚佢係咪真係唔喺屋企，我怪自己太過大意，唔記得鎖好門就剩係著個住bra同底褲喺睡房吹頭。我用盡全身氣力去反抗，但因為佢從後將我推落床上面，居高臨下地用佢身體嘅重量將我牢牢壓實，我同佢之間嘅體力差異太大，我完全動彈不得，只能夠趴喺床上面，任由佢喺我後面，對我為所欲為...

無幾耐，我開始感覺到下體有股好強烈嘅撕裂痛楚，我出盡力抓實張床單，嘗試去抵消呢種劇痛，但係根本上就一啲作用都冇。我望住枱面又緊電嘅手機，好想，好想伸到隻手去攞，打電話俾佢求救，但係部電話呢刻同我嘅距離，就好似地球同仙女座嘅距離，遙遠到根本冇可能觸摸到。

而家嘅我，

只係希望，

自己可以快啲痛到暈低，

冇晒知覺，咁咪可以擺脫一切？

當靈魂抽離肉體之後，

係咪就可以超越被污辱嘅痛楚？

但係我仲感覺到，自己個身體不由自主咁前後晃動，

搖晃嘅頻率，開始越嚟越快，

眼眶上嘅淚珠，令到我嘅視線變得越嚟越模糊，

仲有幾時先完...

...

終於，去到最激烈嘅一剎那。

靈魂就喺呢一刻，成功飄離肉體。

隨之而來，好似一切又回復靜止狀態。

完了吧？

.....

我拖住自己殘破嘅軀殼，用我僅餘嘅力氣爬到床頭，拎起部電話睇吓而家幾點鐘。

—3:32 PM—

唉，排球隊訓練已經開始緊，我躊躇緊仲應唔應該返去練波好，但係我而家劫到連拎住部電話都覺得好重，部電話就咁從我手上摔咗落個枕頭上面，我縮埋一舊咁匿埋喺張綿被入面，雖然黑搵搵咩都睇唔到，但係我都已經冇氣力去聚焦自己嘅視線。

不過我依然可以感覺到，仲有啲噁心嘅黏液殘留喺我大腿內側，我記得上年暑假，發生咗第一次之後，嗰下我即刻衝咗入浴室鎖實度門，將花灑扭到最大，沖咗好耐好耐好耐，都係沖唔走嗰種核突到極點嘅感覺。

我望住手機個時鐘，一分鐘又一分鐘咁過去，就算而家著返衫返去學校，最多都係剩返半個鐘時間，返到去又要扮返一個正常女仔。況且，我呢啲球技搵車邊嘅人，即使俾我入到校隊，其實個位置都係可有可無㗎啫，就算我唔出現，應該都冇人為意到㗎啦。

只係喺呢個時候，我又好想某個人會注意到我，發現到我原來冇返到學校出席訓練，唔知佢呢刻諗緊咩呢，下個月就係校際比賽，如無意外就係佢嘅最後一次，所以佢哋成班而家肯定好專注咁練緊波。

諗到呢度，我索性將個手機螢幕熄咗去，攝入枕頭下面，外面嘅世界係點，我已經冇力氣去知，亦都唔關我事。撕裂嘅陣痛開始慢慢緩和，而內心嘅痛楚又慢慢泛現，其實我都只係想做一個正常嘅女仔啫，想有人錫，俾人保護，但係而家我唯一能夠做到嘅，係將自己縮埋一嚟，匿喺張被裡面。

直到永遠。

直到我個枕頭開始係度震，但係我意識已經進入緊朦朧狀態，究竟係啲咩係度震，而且好似越震越頻密。

「咩嘢係度震？」我俾佢震到有啲唔耐煩，咦呢種震動，咁似平時電話喺裙袋響嗰陣咁嘅？

我猛然醒起原來真係我部手機係度響緊，我即刻喺枕頭底攞返佢出嚟，見到有三個未接來電，全部都係郭家朗打過嚟。下一秒鐘，電話又再響起，來電顯示：「郭家朗」

「你個傻妹做咩唔聽電話！！係咪想擔心死我！？做咩唔見你返嚟學校練波嘅！？」一嚟電話嘅另一邊就好激動咁問我。

「對唔住吖.....」我唔知俾咩野反應好，同時又察覺到我開始控制唔到自己淚腺，而且我要壓低聲線，我驚會俾隔離房知道我講緊電話。

「擔心死人喇！！你冇事啊嘛？係咪唔舒服定係太劫？」而我亦都完全冇心理準備真係會有人關心我。

「唔係吖，你唔使練波咩，你專心練波先喇，唔使理我...」所以我好傻咁，選擇推搪咗佢嘅好意。

「傻妹而家過咗五點喇！我就係頭先練波唔見你，跟住一完咗我即刻跑去女子隊嗰邊，問佢哋知唔知你去咗邊，佢哋一個二個都話你今日冇嚟練波又冇請假，我驚你出咗事，所以就即刻打俾你，結果打咗俾你四次你先聽，知唔知我真係好擔心你？」郭家朗好激動咁一口氣講咗一大段說話。

佢因為我，而專登走去搵班女仔問我去咗邊，咁大家就會猜疑我同佢嘅關係，但係唔知點解，我非但冇諗住怪責佢，反而仲覺得好窩心、好感動，雙眼早已經珠淚盈眶，身體不住抽搐啾泣。

「傻瓜，你想喊就即管喊喇，唔使忍住，我會喺度陪住你。」佢用好溫柔嘅語氣去安慰我。我諗，或者佢已經估到我又遇到咩事。

假使世界從不像我預期，但呢刻始終有一個人冇放棄到我。恍然間，眼淚好似決堤洪水一樣，再也控制不住。

留一天與你喘息

{ 留一天與你喘息—陳卓賢 }

「無論世界有幾咁黑暗，我都會一直拖住你，迎接晨曦來臨。」

呢句說話係尋晚我同佢困喺學校儲物室嘅時候，佢拖住我隻手，望著我雙眼對住我講。雖然漆黑之中我睇唔清楚佢嘅表情，但係從聲線可以聽得出佢係誠懇發自內心的。

而家佢隔住電話，問我記唔記得尋晚佢講過呢番說話。

「我記得吖...」我哭著說。

「你唔會呃我㗎可？」我內心，希望可以聽到佢親口講唔會。

「傻瓜，我點會捨得呃你，我應承過你㗎嘛。」

「無論發生咩事都好，我都唔會放開你隻手，我會拖實你同你一齊面對。」佢再補充道。

我無諗過，佢俾我嘅答案，會遠超過我心中所期望嘅。雖然唔係面對面聽到呢番說話，但係我都覺得好窩心，一種甜絲絲嘅感覺，慢慢衝破緊我內心嘅苦澀。

或者佢同曾皓賢最大嘅分別，係在於我可以感受到郭家朗嗰份認真同坦率，唔會隨便口甜舌滑，雖然只係識咗佢好短時間，但佢就以橫空出世嘅姿態，直接闖入我嘅世界，一次又一次咁將我從深淵扯返出嚟。

「你而家肚唔肚餓？我陪你食啲嘢好唔好？」而佢嘅嗰份溫柔，我無辦法抗拒到。

「嗯...」我想見到佢。

「我哋喺邊度等...？」雖然我唔係好肚餓。

「你打開門，就會見到我。」佢唔至溫柔，有時仲會有種霸氣隊長嘅感覺，搞到我個心係度小鹿亂撞。

其實嗰一晚，佢除咗坦白同我解釋佢出現喺排球隊儲物室嘅原因，同理向我表白之外，佢仲同我講，前日我哋俾訓導主任罰完留堂之後，佢見我俾我叔叔拖住，感覺到好似有啲唔妥，於是就喺後面偷偷地跟蹤我哋，最終發現原來我哋係住響同一幢大廈，跟住我問佢你住邊層吖，我先知道原來我哋係上下層嘅鄰居。

之後佢好奇問返我，既然係上下層嘅鄰居，點解咁多年返學放學都冇見過我，我同佢講，其實我媽咪前年同我爹哋離咗婚，之後我哋一直冇地方住，只可以暫時喺親戚屋企寄人籬下。

直至上年暑假，我媽咪同我講，佢終於搵到個地方可以住得舒服啲，就係搬入嚟同呢個叔叔一齊住，

點知原來呢個係我惡夢嘅開始，我為咗避開呢個人，平時好早就出門口返學，放學又好晏先返屋企，所以應該係咁嘅原因，即使我哋係鄰居，但從來未相遇過。

就係因為咁，佢知道我住邊度，可以直接出現喺我屋企門口等我。我怔一怔，然後即刻起身落床，用濕紙巾抹乾臉頰上嘅眼淚，同埋痴喺大牌上面嘅污糟嘢，再著返好條校裙，簡單咁梳返好啲頭髮，不過就冇時間紮返好佢咁喇，最後拎埋電話銀包同鎖匙，踢住對人字拖就衝咗出房，直奔向屋企大門。

一打開門，就見到一個高我成個頭嘅男仔，著住排球隊校隊波衫，頂住黑色運動背囊，企喺我面前同我揮手打招呼。

其實，喺我入校隊之前，我已經覺得男子隊呢套海軍藍配金色邊嘅波衫真係好有型，佢哋著住呢套咁靚嘅波衫出去同其他學校打比賽，士氣都肯定會勝人一籌，只係呢剎那我覺得，郭家朗佢著呢件波衫，比任何人更加有型。

我一面靦腆咁望住佢，同佢四目相望，佢向我露出一個陽光笑容，一時之間，我忍唔住撲通一聲跌咗入佢懷抱之內，佢伸手輕輕咁接住咗我。唔通呢種就係小鹿亂撞嘅感覺？我誤打誤撞，俾我遇上咗呢個男仔，總係可以喺我最唔開心嘅時候，俾到適時嘅溫暖我。

呢一刻，我可以近距離，確切咁感覺到佢嘅心跳，佢個心好似越跳越快咩。然後，我都感覺到佢個心，都跳得好快，但我唔想俾佢知我心跳加快，於是乎即刻退後一步，脫離佢嘅懷抱，誰不知原來自己成塊面已經一早紅晒。

「佢仲喺入面？」郭家朗細細聲問我。

我點點頭。

果然佢真係估到我頭先遭遇嘅經歷，但係我好感激佢能夠只係用簡單一個問題，就可以確認到我嘅狀況，但係又唔使我主動講發生咩事，呢點完全顧及到我嘅感受。

「我哋走？」佢以平時隊長嘅語氣，再配搭對我嗰種嘅溫柔地說。然後，緩緩向我伸出右手。

「嗯～」我接住佢隻手，你去邊，我就跟住你去邊。

佢知道我唔夠膽擰轉身門返屋企度門，於是幫我輕輕門好，佢連呢一點都可以貼心照顧到我感受，郭家朗你再係咁，我呢隻小鹿就會亂撞撞到暈底㗎喇。

就係咁，佢拖住我隻手，行喺我面前，我就喺佢後面跟住佢。一前一後咁經過走廊，行到電梯大堂。雖然我睇唔到佢個樣，佢亦都睇唔到我個樣，但係咁都好咩，至少我唔想俾佢睇到我怕醜個樣咩。

搭緊嘅時候，我忽然諗起一樣嘢，於是問郭家朗：「你頭先入嗰陣，電話咪會收唔到囉？」佢笑笑口咁答我：「傻瓜，我點會捨得收線啊，我直接跑樓梯衝上嚟搵你㗎！」

我聽到佢咁講，個心又一陣甜意湧至，情不自禁地捉實佢隻手，輕聲細語地說：「你先傻～練完波咁劫仲要跑廿幾層樓梯。」

即使，佢知道我唔係一個純潔嘅女仔，但係佢都依然肯對我咁好，我可唔可以自私啲請求你，帶我永遠離開呢片充滿傷感嘅地方。

我心中的未崩壞的部份

{ 我心中的未崩壞的部份—黃妍 }

我哋由屋企門口，一直行到屋苑商場，都係緊緊拖住對方對手，但當經過一間藥房嗰陣，我問佢可唔可以喺鋪頭外面等我一陣，我想入去買啲嘢好快出返嚟。

「你想買啲咩？」佢側頭疑惑咁問我。

「總之你喺度等我喇～」我唔想俾佢知道，甩開隻手衝入藥房。

入到藥房之後再轉個彎，熟練地埋到櫃枱同個老闆細聲講咗兩句，然後佢叫我喺門口貨架擺支樽裝水過嚟，我跟住佢吩咐拎住支水，行返埋去俾埋錢之後，老闆就拆開包裝紙拎咗粒圓形藥丸出嚟，同我講而家即刻食埋佢。

「咕嚕」一聲吞咗落肚之後，跟住老闆就長嘆一聲，我都明咩，因為我都唔係第一次搵佢，亦都係因為咁，所以佢先會對我放下戒心，就算我有醫生紙都肯幫我。

「老闆我可唔可以同你買包紙巾吖。」我唔可以入嚟藥房但係兩手空空咁離開，會俾郭家朗懷疑。

「你自己喺個架度擺一包喇！送俾你喇！」其實老闆佢好好人，起碼唔會好似其他鋪頭嘅老闆咁趁機笑我兩句，我成日都喺度諗如果佢係我爹哋就好。

「唔好喇，呢度兩蚊～」我放低兩蚊俾佢就同佢揮揮手講再見，只係聽到佢喺我離開嗰陣又長嘆一聲，隱約聽到佢講：「唉！呢個傻妹！咁細個就...」

我行返出去搵郭家朗喺邊，見到佢企咗喺隔離鋪頭門口等緊我，我拎住包紙巾喺佢面前攘咗兩下：「我唔記得帶紙巾吖，所以先要買一包。」我始終有啲心虛，所以先要專登解釋。

不過郭家朗未等我講完，已經幫我袋咗支水喺背囊，然後拖返實我隻手，根本就冇懷疑過我入藥房係咪有其他原因。或者可能佢心裡面都覺得奇怪啫，但只少佢冇講出口問我，咁我就可以繼續埋藏呢個秘密。

我同佢講，其實我未係好肚餓，佢話咁不如我哋沿住海傍散下步。跟住我哋就開始漫無目的咁行，我同佢都冇理過要行去邊，一個著住校隊波衫嘅男仔，同一個著住校裙但踢住拖鞋嘅女仔，如果俾其他同學或老師撞都唔知點算好，但係兩個人喺夕陽光暉同海浪聲嘅陪伴之下，手拖手咁一齊散步，都幾浪漫吖。

我耐唔耐就會忍唔住偷偷地望佢，不過好快又會俾佢發現，搞到我即刻擰返轉面，然後就會感覺到自己對耳仔紅晒。無幾耐，我發覺唔知係因為佢高我太多，定係我自己姿勢唔啱，拖得耐咗我隻手臂好似有少少劫，所以我輕輕鬆開了手，再翹住佢隻手臂，身體微微咁挨落佢度。

嗯，咁樣好似舒服啲。但係我始終覺得當下發生緊嘅事好似發緊夢咁，明明前一個鐘我俾一個大叔蹂躪，但呢一刻我居然可以同我哋學校排球隊隊長拖住手散步。

我默默享受緊佢對我嘅溫柔嘅同時，我又響度諗，雖然我哋互相向對方表咗白，但係我哋表完白就冇再進一步確認男女朋友嘅關係，或者可能只係我一廂情願，我好擔心呢種曖昧關係，會隨時突然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係如果佢唔開口問我，我更加唔敢主動開口確認我哋嘅關係，我只係覺得，我又唔係一個冰清玉潔嘅女仔，咁我有咩資格去要求佢愛我，做我男朋友。雖然呢一刻我依然仲可以拖實佢隻手，但呢個身體觸碰嘅感覺好似既真實，又唔真實，越諗就越覺得矛盾。

「我可唔可以做你女朋友吖？」我好想問佢吖，但係開口到去嘴唇邊，我又格硬塞返呢個說話落肚。

咁... 如果佢突然間問我呢？「你不如做我女朋友喇！」我又應該要點答佢好？

「嗯，好吖！」咁答好似太過平淡喇！

「你係認真嘅？」傻咗咩王樂兒，你咁即係質疑佢？

「我想做你女朋友好耐㗎喇！（誠懇樣子另加雀躍小跳步）」嗯，王樂兒你咁樣會唔會有嘞假？

不如直接撲入佢懷抱算喇？吓，咁如果係餐廳面對面坐個陣佢先嚟問呢？唔通我要跨過枱面的食物，飛入去佢懷抱？

點算吖，我諗唔到吖，最衰平時自己睇開啲嘅動漫都係啲懸疑、推理、咒術同暗殺，再唔係就係主角天生有超能力然後日日喺度中二病發作，而家想借橋參考吓人哋愛情故事入面啲女主角係點樣接受男主角求愛都唔得。

我哋會唔會永遠只係維持啲呢種曖昧關係㗎？即係啲種咩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嘅關係，但係我哋拖緊手㗎，吓咁會唔會其實我只係佢嘅偷情對象？

我開始覺得自己響度鑽緊牛角尖，仲要越諗越離譜，於是乎我猛咁敲自己腦袋，逼自己唔好諗咁多。

郭家朗見我突然間響度打自己個頭，停低腳步，正面咁望住我。

哇好樣衰啊。俾佢發現咗我啲小動作...

點知佢伸手摸摸我個頭，安慰我說：「小妹妹，再打就會有老人癡呆症㗎喇。」我嘟起嘴回道：「邊有咁誇張吖！」講完我先發覺自己把聲好嬌嗲，同平時嘅我一啲都唔同，耳仔應該又紅晒㗎喇我估。

忽然靈光一閃，我感覺到而家係一個機會，要把握追問佢：「咁如果我真係有老人癡呆症，你係咪會唔要我？」言下之意即係我哋成為情侶，甚至結成夫妻，經過咗金婚同鑽禧之後，某一日發現我有咗絕症，唔記得咗佢，佢會唔會唔要我。

王樂兒你內心小劇場會唔會演得太遠喇！？你想人點答你啫？

點知郭家朗收起原本笑咪咪嘅表情，擺出一副認真嘅模樣，雙手拖住我對手，然後對住我講：

...
...
...

「如果有一日你有老人癡呆症唔記得咗我，我會再追多你一次做我女朋友。」

啫係，你一早已經當咗我係你嘅女朋友？

搞錯吖，唔早啲講。

搞到我亂咁諗嘢。

隨即我腦海一片空白，身體不由自主咁撲向佢懷抱，伸出臂彎緊緊抱住佢。

「衰人！你唔早啲講嘅？」我塊面貼住佢胸膛，細細聲咁問佢。

「吓？講咩？」佢一面疑惑咁反問返我。

「你專登嘅！講我係你女朋友吖...」我向佢撒嬌道。原來，撒嬌係唔使專登扮出嚟，當情到濃時就會控制唔到自己聲線。

「咁...你願唔願意做我女朋友？」可能因為我挨咗佢胸口度，所以我感覺到佢呢句說話嘅聲線有一種好性感嘅磁性，顯得格外動聽。

我諗都唔諗，即刻應承佢：「願意！」眯埋眼猛咁點頭，一下一下咁撞咗落佢心口度。

...
...

我諗，小鹿亂撞應該就係咁解？

難道我還未夠難

{ 難道我還未夠難—葉巧琳 }

「聽朝一齊返學，早啲出門口買埋早餐返去食？」返到屋企之後無耐，郭家朗打俾我，佢話要傾到我瞓覺為止，因為佢擔心我又會遇到啲唔開心嘅事。

「嗯，好吖。」雖然我哋隔住電話，但佢只係住喺我下面個層，我哋睡房個間隔又係一樣，感覺上就好似住喺同一間複式單位咁。佢同我講，只要我伸手掂落地板，佢又同時伸手掂上天花板，我哋就可以拖住手。

「我瞓覺喇～早抖。」

「聽日見。」

* * * * *

第二日朝早，我比平時更加早起身，梳好個頭，落足心機紮好條孖辮，化咗少少淡妝，搽好唇膏之後，換埋條校裙就出發，一開門差啲嚇親我，見到郭家朗粒聲唔出咁，擺晒甫士挨住咗喺我門口對面幅牆度，搞到我忍唔住笑，冇冇必要咁型吖你。

我哋買咗一人一份三文治做早餐，郭家朗問我想唔想喺學校Canteen一齊食埋先上班房，但係我擔心如果比其他同學見到會唔係咁好，於是乎我哋去到走廊就講拜拜，各自番返自己班房入面。

行去到班房門口個陣，我已經聽到班房入面傳出一陣陣嘈吵聲音，原來係班同學圍住黑板上面幾張相喺度議論紛紛，我一頭霧水咁探頭望吓有咩好睇，仔細一望發現總共有六張相用磁石貼痴住響度，全部都係影住嘅係排球隊儲物室正門。

第一張係保安叔叔解開鎖頭嘅畫面，第二張係一個著住校服嘅男仔推開度門四圍張望嘅模樣，第三張就係個男仔轉身入返儲物室，最後三張都係個男仔拖住個著住校裙嘅女仔喺儲物室走出嚟。雖然啲相唔算好清，但都足夠認得出相入面嘅女主角就係我，因為全班得我一個係紮孖辮，而且全部都係菲林相有晒日期時間做註腳。

「張相個女仔咪就係王樂兒？」戴住眼鏡嘅男仔接住講。

「似係喇！我之前都話，早兩日咪俾訓導捉過佢夜晚匿喺學校...」一個著住背心冷衫嘅男仔手舞足蹈咁分享緊佢嘅見聞。

「睇唔出原來王樂兒係咁淫，咁係咪啫係佢同呢個男仔喺學校過夜？」另一個生得矮啲肥啲嘅男仔插嘴。

我聽到佢哋講嘅嘢開始越嚟越難聽，突然之間控制唔到情緒向住佢哋大嗌：「我冇吖！！！」跟住衝入人堆將啲相搥晒落嚟，直接扔喺最近嘅垃圾桶裡面，當大家發現原來我喺度之後，就各自扮冇事散開。

扔完的相，我擰返轉頭見到啲磁石貼因為我頭先搵相太大力，搞到佢哋跌到一地都係，我望住佢哋散落喺地下覺得好內疚，於是就跔低身，逐塊逐塊咁執返起佢哋，執執下我發現，我隻手一直喺度顫抖，地下亦都多咗一滴又一滴嘅眼淚。

我強忍住眼淚，執好啲磁石貼痴返喺黑板之後，就查低頭行返埋位，僕低頭喺張枱度喊，但係我唔想俾啲同學知道我喊緊，我用盡力壓低自己身體抽搐嘅幅度。

我有？我點會冇咩，基本上就係完全俾人揭發咗件事出嚟。我諗返起，嗰晚區嘉桐同訓導主任入到嚟儲物室，雖然我同郭家朗匿咗入更衣櫃裡面，冇俾佢哋當場發現，但始終我個書包漏咗喺外面俾區嘉桐見到，所以佢更加肯定當時我係在場，只係好彩最終訓導主任放棄繼續搜索，我哋先至逃過一劫。

嗰晚家朗同我講過，佢估道木門係區嘉桐故意門埋，佢亦都擔心區嘉桐會喺第二朝專登埋伏喺儲物室正門等我哋行出嚟，假如佢真係咁做，其實我哋都冇任何對策可以破解，唯一方法係家朗先行出儲物室，確認四周無人再叫我出嚟，最後分開各自行返自己班房。

我哋慶幸嘅係，嗰朝早區嘉桐並冇出現，我哋以為喺無人發現之下成功走得甩，但原來我哋錯了，仲要係徹底咁錯。所以，影呢幾張相嘅應該就係區嘉桐。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聽到前面有把女聲字字鏗鏘咁嘲諷緊我，抬高頭一望，就係區嘉桐本人，我俾佢見到晒我喊緊個樣，跟住佢好得戚咁行返埋佢個位坐。然後又見到曾皓賢預住背囊行入班房，佢察覺到我唔妥，就即刻衝埋嚟我前面個位坐底問我發生咩事。

我只係擰擰頭講：「我有事。」

佢再追問我：「冇事做咩喊到對眼紅晒？」俾佢咁講我先知道原來我喊到好明顯，正當想拎部電話出嚟照吓自己個樣嘅時候，學校大鐘就響起。

曾皓賢留低一句：「一陣再搵你講。」之後就即刻飛奔返佢個位度。

呢刻我只想盡快平伏返自己個情緒，同時希望越少人知道越好。不過我都清楚紙係包唔住火，遲早全級都會知道，而且上緊堂嗰陣，我依然可以聽到啲男同學仲喺背後講緊我。

小息嗰陣，我行出去走廊，諗住吸下新鮮空氣，點知道區嘉桐走過嚟同我講：「我而家就去教員室將條片交俾訓導主任！等佢知道上一次唔係我屈你，係你真係有匿咗喺入面，仲要匿咗成晚！」區小姐啊，其實我都冇得罪過你，點解你成日都針對我，喺排球隊又係咁，喺班上面又係咁。

而我本能反應只係慌張咁衝上去，求佢唔好咁做，縱然呢個可能就係區嘉桐想見到咁嘅場面。

「區嘉桐！你同我企喺度！」就喺呢刻，郭家朗唔知響邊度走出嚟，擋喺區嘉桐面前喝住咗佢。

「做咩咩郭家朗？唔通你想打我咩？王樂兒佢冇做過嘅怕咩人知？」區嘉桐理直氣壯咁頂撞返郭家朗。

走廊啲同學開始望住我哋，我未見過郭家朗個樣咁嬬，就連上次頂撞訓導主任嘅時候都冇咁嬬，我好驚佢會衝動做錯事。我睇得出其實區嘉桐由頭到尾都係針對我一個，所以我唔想拖埋郭家朗落水，我唔想因為咁而令到區嘉桐討厭佢，我唔想因為咁而俾班同學估到相入面個男仔就係佢，然後對佢指指點點。

我用我僅餘嘅氣力扯一扯區嘉桐衣袖，細聲咁求佢：「我去自首吖，你可唔可以唔好交條片出嚟。」只見郭家朗瞪大眼睛望住我，意思係問我係咪傻咗？

咁呢一刻我都冇得揀㗎喇。

呢個時候，曾皓賢走埋嚟我哋度，喺區嘉桐耳邊淡淡然講咗幾句，然後就繼續行去廁所方向，跟住區嘉桐眼神向我閃過一下怒光，之後就氣沖沖咁急步行返入課室，當下我同郭家朗四目交投，大家都摸不著頭腦，但估到應該係曾皓賢唔知講咗啲咩，令到區嘉桐收手。我細細聲同郭家朗講：「你返去先喇，我有事㗎喇。」佢應該都知道再留喺度只會製造更多花生，於是聽我話擰轉頭入返班房。

第二次小息嗰陣，我捉住曾皓賢行出走廊，搵咗個冇咩人經過嘅角落，問佢究竟同區嘉桐講咗啲咩，佢擺出一副笑咪咪嘅表情望住我講：「因為我知道區嘉桐嘅秘密，但係呢個秘密幾乎冇人知道，所以我威脅佢如果交片嘅話，就會將呢個秘密話晒俾全班知。」

我好奇地追問：「咁係咩秘密？我可唔可以知㗎？」

佢左右張望查看四下確實無人之後，再哄埋喺我耳邊細細講：「佢暗戀郭家朗。」然後佢再補充：「因為王樂兒你啊，係公認全班第二靚啊嘛，而且你係行清純可愛路線，佢妒忌你搶緊佢鍾意嘅人。」

啊，原來曾皓賢都睇得出我同郭家朗有嘢，咁又係嘅，佢識咗我咁耐，點會估唔到我諗咩吖。不過我內心好感激可以有曾皓賢呢個朋友幫我哋解圍，就算我而家同緊郭家朗拍拖，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同佢保持住好好好朋友嘅關係。只不過就算今次唔使驚動到訓導主任，但係班同學已經知道咗我匿喺學校過夜，呢樣嘢就冇人幫到我解決㗎喇，只能夠透過時間慢慢沖淡。

所有遺失的東西

{ 所有遺失的東西—泳兒 }

我曲膝挨住床邊坐底：「你今朝做咩咁嬬吖？」

「因為我一知道區嘉桐咁樣恰你，我就無名火起，我唔會俾佢得逞。」從郭家朗嘅語氣，可以聽得出佢仲未消到啖氣。

「唔可以吖。」我嘆道。

「...同埋我哋喺學校嘅時候，可能都要見少啲，如果唔係啲人就會估，相入面個男仔係你。」發生咗呢件事已成定局，我更加唔敢講，上次佢頂撞訓導主任嗰件事鬧到咁大，已經引起班上面一啲揣測。

「不過好彩啲相唔夠清咋，影唔到你個樣。」所以點都好，我唔想連累佢。

「影到咪又由佢影到，我寧願同我呢個咁可愛嘅女朋友一齊承擔後果，都唔想你下下都要自己一個攞晒啲痛苦嘅身。」佢語氣帶點不忿，雖然我哋喺呢件事上面達成唔到共識，不過佢都有遷就我嘅意願，盡量喺學校嘅時候少啲見面。

於是時間就係咁，一日一日咁過。

喺屋企，佢每晚會主動陪我傾電話，所以即使屋企得返我同叔叔兩個人獨處，佢都可以知道我嘅安全。不過就算叔叔偶爾對我做啲咩，我都寧願呢住佢，因為我始終好驚佢會覺得我好污糟，然後搵低我。再加上，以佢衝動嘅性格，可能會直接衝入嚟同叔叔當面對質，我唔希望俾媽咪知道呢啲事，我唔想搞到媽咪再次失去依靠。

我好理解媽咪佢好需要呢個叔叔嘅經濟支持，如果唔係我哋依然仲屈居喺親戚屋企，至少而家我叫做可以有自己間睡房，所以我選擇繼續啞忍，喺佢面前做返一個正常可愛嘅女朋友。

但喺學校，我唔敢同佢走得太近，而問唔中我仲會聽到啲男同學喺我背後講啲好難聽嘅說話，我有聽過啲人話我係PTGF，又討論我係唔係處女，最過份嘅試過有人問我今晚放學又要同邊個男仔過夜，我以為時間可以沖淡呢啲閒言閒語，但原來每次聽到都仲係會好難受。

有時候，當啲同學講緊我是非嗰陣，曾皓賢會故意拉走我，同我講啲無厘頭嘅笑話，我問佢：「你咁樣做，唔怕啲同學喺背後講你咩？」佢嘅反應係...

「怕咩啊？王樂兒你唔好次次都諗住自己一個人承受晒所有嘢啦。」曾皓賢揚一揚眉，笑著對我說。

點解佢同郭家朗講嘅嘢咁似。

* * * * *

轉眼間踏入十二月，校際排球比賽響呢段時間進行得如火如荼，但自從我哋女子組喺八強出咗局之後

· 就剩返男子組繼續向住爭冠目標邁進。

當其他年級已經開始放緊聖誕假嘅時候，係得我哋中六生今日仲要返學補課，我諗住趁小息行出走廊透吓氣嘅時候，陳柏希急步行過嚟拍拍我膊頭：「王樂兒，終於搵到你！你聽日真係諗住唔睇睇我哋比賽？」

「嗯，要溫書吖，過埋聖誕假就要考MOCK。」男子組決賽嚟聽日平安夜嘅中午十二點舉行，之前淘汰賽嗰陣我已經冇去到，我怕我會影響佢表現，但係我更加怕要同觀眾席嘅同學或者隊友一齊坐，所以我婉拒咗陳柏希嘅好意。

「咁啊？但係...如果你嚟嘅話，家朗落到場會更加有衝勁。」陳柏希個樣明顯係有啲失望，我知佢係想幫郭家朗說服我嚟睇比賽，但我之前已經同咗郭家朗講好咗，比賽嗰日我想留返喺屋企多啲。

「你再考慮吓啦，希望聽日見到你。」陳柏希見我喺度沉思冇出聲，就冇再強逼我應承佢去睇比賽。

唉，我都係唔去喇，我去到又咪係自己一個人孤伶伶咁坐喺觀眾席，曾皓賢又唔鐘意睇運動比賽，一諗到要同旁邊嘅同學相處，甚至乎可能又喺我背後講我點點點，我寧願留喺屋企自己溫書。

呢晚我同郭家朗講唔使傾電話喇，我想佢早啲瞓，抖足精神聽日比賽。

而既然難得聽朝唔使返學，我喺度諗不如唔好較鬧鐘，瞓到自然醒算，但係唔知聽日比賽會點呢，諗吓諗吓就迷迷糊糊咁瞓著咗。

第二朝，我俾窗邊隻雀仔吱吱渣渣唱歌咁整醒咗，我擘大對眼第一件事係摸吓部手機擺咗喺邊，然後睇吓而家幾點。

—11:41 AM—

喔，原來已經係十一點幾喇，比賽十二點正開始，咁即係佢哋已經喺體育館入面熱緊身喇，我再望下排球隊同6A班個Whatsapp群組，有成三四j1十條未讀訊息，啲新訊息仲喺度不停咁彈緊出嚟。

我攞入去睇吓佢哋講緊咩，首先過濾咗一堆「未起床啊」、「仲搭緊車啊」、「我到喇！你哋喺邊啊」等等嘅報到式對話之後，再碌落去就開始見到體育館場內嘅相，同埋班同學喺觀眾席合照嘅相，然後終於到班男仔賽前熱身嘅相。

只要張相入面有佢，我都會放大嚟睇。

我攤喺張床度睇住佢啲相，過咗一陣，我發覺自己竟然睇到入晒神，明明今日應該係要做返啲正經野，就係溫書！呢刻我好似聽到心入面有把聲同我講：「喂！起身啦王樂兒。」

「好囉！唔睇囉。」於是乎我扔低部電話，然後出盡全身氣力掙脫綿被嘅包圍，行去廁所刷牙洗面同梳返好啲頭髮，喺塊鏡面前，我望住自己個樣，剩係見到一個面容憔悴嘅女仔，我雙手拍拍自己臉頰。

嗯，振作啲啦，王樂兒。

我行返去睡房，門埋房門，拎返張綿被包住自己，坐低開始溫書，但係對住枱面本中文書，掀起掀去

都唔知溫咩好，掀掀吓去到《出師表》嗰頁，我又諗返起嗰日郭家朗喺操場度幫我包紮傷口，然後叫我send個默書範圍俾佢當做補償，跟住我就忍唔住望吓手機睇吓有冇佢嘅新相分享出嚟。

唉，咁樣溫書都唔係辦法，不如擺啲Past

Paper出嚟做吓算啦，但做做吓我又停低支筆，左手托住個腮長嘆一聲，我諗起曾皓賢之前同我講，唔好咩都自己一個承受晒。我望住啲短訊，可以想像得到佢哋而家個比賽氣氛肯定好熱鬧，但再望吓自己面前份Past Paper。乜...我真係想溫書咩？

時鐘上面嘅秒針，滴答滴答咁移到十二點鐘方向，比賽終於開始啦，你要加油啊知唔知。

我索性熄咗電話個熒幕，嘗試逼自己集中返精神落份Past

Paper度，不過做唔夠兩題又擺返出嚟睇，我對住個熒幕唔知等咗幾耐，仍然都係冇新訊息或者新相彈出嚟，我不自覺咁又長嘆一聲。

唉，王樂兒你喺度做緊咩啊。

算啦，既然集中唔到溫書，不如去廚房搵啲嘢食填下肚，妨且我由起身到而家都仲未食過嘢，個肚都開始有啲餓餓地。我著返對白色毛毛拖鞋行返出睡房，但隱約聽到收音機喺度播緊天氣新聞：「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天文台預料本港氣溫將會顯著下降，預料市區氣溫最低為十二度...」

頭先喺睡房溫書嘅時候，我一直用張綿被包住自己個身，但係而家我剩係著住件Hoodie同短褲，行出廳嗰陣已經覺得有啲寒寒地，頭先梳洗嗰陣都有咁凍㗎，點解突然間凍咗咁多㗎。

但咪住先，明明今朝屋企應該剩係得我一個人，媽咪同叔叔理應一早出咗門口返工，點解無啦啦會有收音機響嘅？我望一望叔叔間房係門埋咗，再確認埋廁所門都係門埋咗，客廳一眼望晒冇人喺度，仔細一聽，收音機聲正正喺廚房傳出嚟，我戰戰兢兢咁嚟住廚房方向，一步一步咁探路，但因為廚房位處於客廳左面嘅轉角位，呢一刻我冇辦法望到入面係咩狀況。

當我越行越近嘅同時，收音機聲亦都越嚟越響。

直至我行到轉角位，正準備轉入廚房之際，收音機就喺呢一瞬間靜止咗。

而我眼前見到嘅，係一個著住白色長袖底衫，灰色綿質長褲嘅中年大叔，企咗喺廚房裡面搵緊香蕉皮。

同埋笑瞇瞇咁望住我。

人類群星閃耀時（上集）

{ 人類群星閃耀時—柳應廷 }

「叔叔...？」我聽到自己聲線原來抖震得好緊要。

「做咩啊，見到我咁驚嘅下？」佢一路講，一路搥香蕉皮，同時一步一步咁向我逼近。

「冇...我冇咩...」我下意識跟住佢步伐，慢慢咁向後退開，右手扶住牆邊確保自己唔會絆倒。

「今日凍成咁，但你就著咁少衫...」佢由上而下咁打量我全身，眼光停留喺我對腳，又去返我塊面度，我連忙用雙手將我件hoodie盡量扯低啲。

「一早都話你係淫蕩㗎啦！！！！」突如其來嘅大聲呼喝，嚇到我腳步錯亂，前腳絆倒後腳，一下子身體失去平衡，屁股重重咁墜落喺地板上。

「啊，好痛！」我感覺到盤骨落地嘅瞬間好似碎裂咗咁痛。

我仲未嚟得切去反應係咪真係跌親盤骨，佢已經快步上前，攞住我個頭，將個條搥好咗嘅香蕉，夾硬塞入我個口度。嗰個感覺既熟悉但又好難受，當條香蕉闖入我口腔嗰陣，我啲牙好確切咁刮咗落去，同時間伴隨住非常濃重嘅腐臭味道。

——啊...好核突嘅感覺啊！

我抬起頭望到佢嗰下面有難色，隨即眼神轉為凌厲，然後出力扯住我啲頭髮，將條香蕉強行塞到最入，直接頂住我喉嚨碇。嗯唔...每次去到呢個位，都會有種好強烈嘅反胃感覺，直情想嘔出嚟咁，今次亦都唔例外。

跟住佢扯住我啲頭髮，身體前後前後咁連續擺動，我本能反應係用雙手不停拍打同推開佢大髀，但係完全冇任何作用，我再嘗試不停用雙腳踩實地下向後撐，希望可以擺脫到佢，不過換嚟嘅只係佢更加用力咁扯實我啲頭髮，我好幾次以為啲頭髮會就咁俾佢扯斷咗落嚟。

唔通我真係只可以咁樣任由佢為所欲為？呢一年我已經忍咗好多次，但係佢就一次比一次更加變態同粗暴。我試圖偷睇佢月曆表上面嘅記號去判斷佢邊日要返工，係返日更定係夜更，再諗辦法點樣專登晏啲返屋企去避開佢，但係似乎呢種方法已經俾佢察覺到，有好幾次我以為佢返咗工點知原來仲喺屋企，仲要係靜雞雞咁匿喺屋企等我毫無防備之下先嚟...

「你估王樂兒仲係唔係處女啊啦？」

「我估就唔係啦。」

「嘿！我都係咁話。」

係咩，我係冇咗第一次，就係因為佢，我先會冇咗我嘅第一次，我永遠都有機會留我嘅第一次俾我男朋友，係永遠啊！！我同郭家朗拍拖以嚟，我都唔敢同佢太過親密，就係唔想俾佢確認到呢個事實，

呢個永遠都有辦法再改變到嘅事實。

「哈哈哈哈哈！死女包！今次冇人嚟救你㗎啦！」吓唔通佢呢次連郭家朗要打校際排球決賽都計算在內？點解佢可以變態到咁，密謀深算去靜待呢個機會，就係為咗要咁樣對我。

我唔想再俾自己麻木去接受呢種凌辱，我唔想自己習慣咗每次完事之後抹返乾淨就當冇事發生過，我唔想俾佢以為我好好恰可以任佢為所欲為，於是我，合理眼，鼓起勇氣，用盡力豁出去一啖咬落去——好噁心嘅感覺。

「嗚哇哇哇，你個死女包！！咬我竟然！？」終於成功掙脫咗呢件噁心嘅物體。但係隨之而嚟係一巴掌接住一巴掌咁刮落我塊面度，而且一下俾一下更加疼痛。突然間，我好似成個人俾佢凌空抽起咗，再重重咁撻咗喺牆邊，佢好似痴咗線咁對我拳打腳踢，越打越起勁，我開始感覺到冇股熱騰騰嘅鮮血湧至我口裡。

——我係咪會俾佢打死？

我聽人講過，每個人死之前腦海都會閃過跑馬燈，回顧返人生遭遇過嘅經歷，如果可以嘅話，我想剩係要郭家朗同埋曾皓賢嘅片段得唔得？

忽然間我右手摸到地下有件硬物，我完全冇印象佢係咩嘢，更加唔知點解佢會出現喺地下，我執起佢，下一秒鐘直接用力揮向佢腳踭位置。我諗，呢個位應該係最脆弱嘅部位？隨即我聽到一聲慘叫，但我已經無暇理會係咪真係整傷到佢，就馬上連爬帶跑撲向大門，扭開門鎖拔足直奔至樓梯間。

推開防煙門後，我依稀仲聽到佢粗獷嘅呼喊聲，我唔敢回頭望返後面佢有冇追上嚟，只管沿住樓梯一級一級繼續向下衝，我發現原來自己隻右腳係赤腳咁跑出嚟，隻右腳毛毛拖鞋一早唔知跌咗喺邊，但而家根本冇可能調轉頭上返去執返隻鞋，更莫講話我連銀包電話同鎖匙都有帶喺身就衝咗出嚟。

我聽見樓梯間除咗我之外再有其他腳步聲響，於是膽粗粗抬高頭望上去，只係得盤纏扭曲嘅樓梯欄杆，我再回頭望落下面，眼前影像亦只有一個深不見底嘅黑洞，如果呢刻有人喺我後面推我落去，我肯定跌到會粉身碎骨，但係相比之下，我寧願嚟住呢個黑洞繼續進發，因為我相信只要越近洞底，就只會越變得光明。

人類群星閃耀時（下集）

——終於見到底了。

再一次推開防煙門之後，已經落到嚟樓下電梯大堂，同時間有個表情呆滯嘅保安叔叔望住我，我唔敢喺大堂停留半步，我怕保安認得出我，或者隨時一開門就會見到佢衝過嚟捉返我上去。我冇奢望過會有任何人幫到我，於是我直接奪門而出，寒風隨即撲面而來，喺呢種冰冷刺骨嘅氣溫底下，我感覺到如果我停低落嚟只會更加容易失溫，所以唯一辦法就係繼續向前跑，先至可以保持體溫，但係身邊嘅途人不斷向我投射怪異嘅目光，我唯有將hoodie頂帽笠住自己頭，耷低頭繼續向前跑，避開陌生人嘅視線。

不過其實我冇可能改變到途人用咩目光去看待我，佢哋都只係轉瞬即逝咁出現喺我生命當中，何況大家只不過係冷眼旁觀咁用奇怪嘅表情望住我，基本上就冇一個人願意停留半步去了解我發生咩事，諗到呢點我索性停低落嚟，抬頭一望原來我已經喺體育館大門前面。

「好凍吖.....」飢寒交逼之下，我將所有手指縮入衣袖裡面，雙手緊緊環抱住自己，盡可能將身體減少暴露喺凝結嘅空氣之中，但係當寒風吹落我大脾度個陣，就好似同時俾幾百支刺針穿透骨頭一樣咁痛，我怕自己真係會凍到暈底喺度，於是我唯有入體育館避寒，跌跌撞撞咁走到去女更衣室，推開門之後，是但搵咗角落位置嘅板凳抱膝而坐，坐底先發覺自己發冷寒震得好緊要，同時間身體嘅痛楚亦都開始慢慢泛現.....

——好辛苦...

更衣室四下無人，我希望呢刻唔會有人推門入嚟，咁我就可以安靜咁坐喺度逃避呢個世界。

唔得吖，因為我依然可以隱約咁聽到外面傳嚟一陣又一陣嘅歡呼聲，而且啲歡呼聲開始越演越激烈，我聯想起呢啲歡呼聲應該就係校際排球決賽，於是乎我默默咁坐低聽住佢哋嘅聲音，自己一個感受住比賽嘅高低起伏，又唔知隔咗幾耐，突然間一下笛聲長響過後，熟悉嘅打氣喊聲開始此起彼落，唔通.....佢哋已經贏咗？

我慢慢行出更衣室，順住聲音來源嚟到比賽場館，隔住木門上嘅玻璃窗偷偷地望入去，我見到班男仔衝埋去圍住佢，同佢互擁、擊掌、歡呼，佢呢刻嘅笑容應該係我見過笑得最燦爛嘅一次，跟住佢捧住個獎盃，開始同觀眾席嘅同學一齊影團體大合照，然後再到球隊合照，最後仲有同其他隊友、教練、評判、同學嘅個別合照，只係見佢全程不時四圍張望，唔知佢望緊啲咩。

再隔咗一陣，冷不防突然有人推開門，我嚇到縮埋貼喺牆邊，下意識耷低頭雙手掩面避開個人嘅目光，跟住開始到班同學魚貫離場，喺我身旁逐一略過，我聽到佢哋喺度回顧返頭先比賽嘅精彩片段，有啲就喺度討論今晚平安夜要去邊度玩，即使我只係喺佢哋觸手可及嘅距離，但都冇人理會我嘅存在。

正當我諗住轉身離開人群嘅時候，我聽到一把熟悉嘅聲音喺我耳邊出現。

「王樂兒？你好啊～原來你今日有嚟到睇比賽...咦？你對鞋呢？做咩咁可愛著住毛毛鞋過嚟嘅？」係陳柏希認得出我。

「我...」我唔知可以點同佢解釋——其實我冇嚟到睇比賽，我一直留咗喺屋企溫書，直至叔叔逼我幫佢，我嘗試反抗，跟住佢打我，我再還手，然後離家出走，跑到嚟體育館匿咗喺更衣室，到比賽完結我先走出嚟偷偷望佢響度做緊咩，連自己幾時跌咗隻毛毛鞋都唔知道。

忽然間我面前出現咗一個高大嘅身影，將一對拖鞋輕輕放咗喺我面前，再跔底身幫我換走咗隻毛毛拖鞋，但對拖鞋明顯大過我著開嘅好幾個碼。然後呢個身影又喺背囊度搵咗一件長袖嘅校服風褸出嚟，披喺我膊頭上面，成個過程一氣呵成之下完成。

「喂！你哋睇吓郭家朗隔離個女仔做緊咩？」

「嗰個女仔咁似王樂兒嘅？」

「喔！咪啫係隔離班匿喺學校陪仔過夜嗰條女？」

「啊...？但係你睇佢個嘴係咪流緊血？」

我冇講錯吖，我都話我嚟到就會聽到嘅同學喺度講我咩咩咩，就係呢個時候佢好溫柔咁拖住我隻右手，轉身面向住班同學，將我擋喺佢背脊後面。

「收嚟喇你哋！你知道人哋遇過嘅咩唔開心嘅事所以先要匿喺學校咩，你班友好心就唔好喺度自以為是，知得嗰少少就隨便惡意批評人，知唔知道咁樣對一個女仔造成幾大傷害！？」

「如果再有人想喺佢背後講佢壞話嘅，你直接過嚟搵我講。因為佢係我郭家朗嘅女朋友！」當佢講到女朋友呢三字嘅時候，明顯咁提高埋聲量。

「講完！」

我感覺到，頭先議論紛紛嘅聲音已經被郭家朗嘅氣場震懾到無影無蹤，有啲同學欲言又止，而有啲同學已經開始面有悔意，有啲用關心嘅眼神望住我，有啲只係頭奘奘咁轉身離開。

呢個時候，我顎高頭斜望住呢個拖實我隻手嘅男仔，佢回身望住我對眼，用埋隻左手拖住我剩低嗰隻手，我而家終於可以好清楚咁望到佢個樣，就好似一顆喺人群中閃耀緊嘅恆星一樣咁璀璨。

在空中的這一秒

{ 在空中的這一秒—林家謙 }

呢晚我唔想返屋企見到嗰個人，郭家朗話佢爹哋媽咪去咗酒店倒數聖誕，所以今晚只會得佢一個喺屋企，如果我唔介意嘅話，可以喺佢屋企馴一晚，到聽朝再諗方法返屋企。

「你放心，我今晚喺客廳馴梳化，你可以鎖埋睡房門。」

佢可能都明白發生咗咁多事，仲要突然間俾個男仔問要唔要喺佢屋企獨處一晚，正常女仔都會好抗拒，所以佢先要咁樣講到明我哋會分開房馴，係想等我可以放心好好咁馴返一覺，但其實我自己又冇帶屋企鎖匙，銀包同電話又唔喺身，今晚除咗去佢屋企之外，我都諗唔到仲有咩地方可以去。

去到要馴覺嘅時候，我坐咗喺佢睡房門口，隔住門隙問佢：「郭家朗，乜你唔會嫌棄我咩？」從門隙望出客廳，可以見到佢翹住腳咁攤咗喺梳化上面，用手機睇緊今日比賽嘅精華片段。

佢放低部手機，喺梳化爬返起身望住我個方向，苦笑說道：「傻妹嚟嘅，其實我先至係要擔心俾人嫌棄嗰個，因為我冇辦法好好咁保護到你。」

我急道：「唔會吖，如果冇咗你，我今晚可能就要喺避寒中心過夜。」

所以，無論如何你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

佢續道：「夜喇，早啲馴喇，聽日幫你搵開鎖師傅。」

呢一晚，嗰道睡房門，我只係由佢虛掩就熄燈馴覺，因為我根本就從來都冇懷疑過佢會對我做啲咩。

但係夜晚我發咗個好奇怪嘅夢，我夢見有個男仔爬上我張床度，我聽得出佢把聲有啲似曾皓賢，然後我居然喺佢面前慢慢解開咗個胸圍，仲要捉住佢隻手放喺我胸脯上面不停揉捏。突然之間，佢成個人哄埋嚟，輕輕用手托住我下巴，作勢錫落我嘴唇度，呢刻我先驚覺佢個樣面目猙獰，根本就唔係我所認識嘅佢。

我嚇醒咗，掙一掙眼，回想返起簡單係難以置信。

...

...

...

...

...

時間又一日一日咁過去，相隔當日校際排隊決賽已經過咗一個月，呢日終於嚟到我哋中六生嘅Last

Day 。

回首一望，我仲記得初初升中一個時，我完全冇概念究竟六年嘅中學生涯係有幾長，感覺上DSE同畢業呢兩樣野同我簡直係遙不可及，點知霎眼間就已經升到上中六，日子就不斷咁倒數而且時間仲要好似越過越快，估唔到告別校園嘅呢日終於要來臨。

呢日大部分上堂時間都係自由時間，但只要一到小息時間，成個班房同成條走廊就會鬧到熱哄哄，大家圍埋一齊影相留念，互相喺校服上面簽名同寫感言，校服就變咗做以前嘅小學畢業嘅紀念冊，邊個件校服有最多人簽名，自然就代表佢嘅人緣最好。

熙熙攘攘當中，我喺度諗，唔知郭家朗而家做緊咩呢，希望唔會有太多女同學搵佢影相啦。我忍唔住想行去隔離課室偷偷地睇吓佢做緊咩，呢個時候曾皓賢跑過嚟搵我：「王樂兒，等我做第一個喺你校服簽名嘅人喇！」我未嚟得反應，佢已經拎咗支原子筆喺我背脊開始寫字。

「好癢吖。」我第一次俾人喺我背脊寫字，感覺好奇怪好癢，本能反應縮咗一下。

「唔好郁喇，你郁我啲字就會歪晒。」我知道曾皓賢好執著寫字一定要靚，於是我就乖乖地企定定俾佢寫。

正當曾皓賢專心寫緊嘅時候，我開始有啲好奇佢寫咁耐究竟寫緊啲咩，而陳柏希就響呢個時候走咗入嚟我哋班房，對住我好熱情咁打招呼：「王樂兒，你好啊～」依然係佢標誌性嘅暖男聲線。

我點點頭向佢回禮，陳柏希續道：「家朗佢頭先即興諗到，今日放咗學四點鐘，我哋排球校隊嘅中六畢業生喺操場搞返場『校園告別賽』，佢叫我同你講一陣球場見。」說罷就跟我揮揮手離開班房。

吓咁點解郭家朗唔親自同我講嘅，我有啲失望，於是沿住陳柏希離開嘅方向望過去，見到原來郭家朗企咗喺我哋班房出面個走廊，翹住雙手咁望住我，當我哋視線重疊埋一齊嘅時候，佢就往後轉身離開，消失喺人群當中。

唔通係因為佢見到曾皓賢喺我件校服寫緊嘢，所以先叫陳柏希入嚟同我講？一諗到呢點我就有啲內疚，好想追返出去同佢講聲對唔住，但係奈何曾皓賢仲未寫完，我又唔想打斷佢。

...

朝早大家著住套乾淨白雪雪嘅校服返學，放學嘅時候每個人件校服喺不經不覺間，已經滿載住同學們嘅告別感言。我喺裙袋拎部手機出嚟望一望，發覺原來已經差唔多四點鐘。

我從走廊望落去操場，見到陳柏希同其他男子隊隊員響度搭緊網架，我再睇吓隔離班班房，見唔到郭家朗喺入面，於是我就落去球場睇吓有咩可以幫住手先。

「王樂兒～你幫我喺儲物室入面推一車排球出嚟啊，唔該你啊。」落到去之後，未等我開口陳柏希已經交付咗任務俾我。

我行入儲物室，就見到郭家朗原來喺度幫緊啲排球泵緊氣，我即時意會到陳柏希叫我入嚟嘅意圖，我趁機同郭家朗道歉：「對唔住吖，頭先因為曾皓賢喺我後面寫緊校服，所以我出唔到嚟搵你。」我好似個小朋友做錯事咁鼓起兩邊腮等俾人鬧。

郭家朗放低手下嘅泵氣筒，轉身面向我笑道：「傻妹做咩講對唔住，你推咗呢車排球出去先喇，差唔多要開始喇。」

「嗯～」聽到家朗語氣依然係一如既往咁溫柔，我個心終於可以舒服返啲，然後重拾鼓勁地將手推車推出去球場。

猜包揀分好組之後，郭家朗就以「前隊長」身份向大家宣佈「校園告別賽」正式開始，第一場陳柏希同區嘉桐仲有其他女仔分咗去對面隊，而我居然好好彩可以分到郭家朗同一隊 $\geq \omega \leq$ 。

大家著住件寫滿晒字嘅校服嘅學校操場上面打排球，我諗呢個機會應該都只會係人生唯一一次，而我留意到企前排嘅郭家朗件恤衫都密密麻麻寫滿晒嘢，我先猛然醒起，我同佢都未搵對方寫感言。

笛聲一響，對面隊由區嘉桐先開發球，個波向我方向猛速靠近，我座底下盤準備迎接呢下攻勢，只見郭家朗擋喺我面前將波一下推高，同一時間旁邊嘅男子隊隊友已經預判好到排球墜落嘅位置，凌空一記扣殺，整個動作清脆利落，我哋成功先取一分。

「Yush！」久違熟悉嘅勝利歡呼聲瞬間響遍球場，熱汗灑地嘅場面又重現眼前，亦開始吸引越嚟越多同學圍觀呢場校園告別賽，場內外嘅歡呼聲此起彼落，我亦都漸漸樂在其中。

告別賽隨即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來回對擊之下，郭家朗幫我擋住一次又一次攻勢，但係佢今次唔小心失手將個波擋遠咗，落咗去對面區域，區嘉桐趁住家朗失位之際，把握機會馬上躍高凌空扣殺，皮球向我直飛而嚟，未及時反應得切嘅我，最終俾個波打中面頰。我留意到郭家朗想行上前想破口大鬧區嘉桐，但隨即又欲言又止，擰過身嚟望住我，我忍住痛楚向佢擠出一個微笑，說道：「我有事吖，唔好嬲啦。」

俾著喺以前，我覺得佢已經衝口而出，但今次佢識得控住團怒火，冇當住咁多隊友同同學面前鬧人，所以我就算再痛我都覺得係值得嘅，於是我抹一抹面上灰塵就企返好位置。

對面隊取得一分之後，由區嘉桐再度發球，今次我同自己講，唔可以再依賴郭家朗幫我擋波喇，所以我主動企前兩步，凝視住區嘉桐嘅動作。

「我一定要接到呢球。」我幫自己打氣。

區嘉桐一起手，不消半秒，排球已經飛越球網，直達我方區域，球速來勢洶洶，我預判好皮球路線，移步至接球位置，眼神不敢有半點遲疑，彎腰準備應對。

「呬！！！」

得咗吖！我成功擋住區嘉桐嘅發球，而且仲借力將排球彈到半空之中，而且啱啱好停留喺我方前排扣殺嘅位置，係一次絕佳嘅得分機會。呢個時候，我只見郭家朗向住排球墜落嘅位置助跑兩步，然後雙手擺後，急停曲膝一躍而起，去到最高點時，凌空舉起左手，眼神凌厲咁對準排球，準備一記扣殺。

郭家朗喺空中嘅呢一秒，陽光照射喺佢身上，我已經分唔清楚，佢身上嘅曙光，究竟係嚟自於陽光，定係佢自身散發嘅光芒，我閉著呼吸凝視住呢一剎那，仿佛之間我覺得，好似連時間都隨之而停留咗喺呢一秒鐘。

* * * * *

或者，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只會發生在分秒之間，
但往往最困難的，
便是懂得及時去享受這一剎感覺。

以上，就係曾皓賢當年喺我校服背面寫嘅說話。

天空塌下前（上集）

{ 天空塌下前—per se }

校園告別賽，以訓導主任衝落嚟喝停我哋作為終結，不過大家都知佢其實已經好好人㗎啦，破晒例俾我哋咁多個玩到咁晏先趕我哋走。

天空上嘅雲霧喺夕陽照射之下，就好似一塊塊絢麗霞紅嘅花布，我哋喺呢個咁浪漫嘅氛圍底下，一邊拆網執拾，一邊依依不捨咁感受埋呢段最後時光。

「個天今日好靚吖！」旁邊有個短頭髮嘅女仔難掩心中嘅喜悅。

「唉！冇機會返嚟打波喇。」另一個聲線粗獷嘅男仔表達不捨之情。

「我唔想畢業啊！」另一個戴住圓框眼鏡嘅男仔仰天長嘆。

我都唔想畢業吖，我唔想以後冇得同郭家朗一齊返學放學，冇得同佢一齊食晏同溫書，冇得一齊打波，冇得一齊行街拍拖。

咩吖王樂兒！佢只係住你樓下，點會冇得一齊行街拍拖㗎，但係我心入面始終凝住凝住，畢咗業之後我哋彼此嘅距離就可能越行越遠。

「頭先啊，區嘉桐冇球發球俾王樂兒擋起咗，跟住家朗一下跳高扣殺，型到呢！你哋記唔記得？」戴住圓框眼鏡嘅男仔開始回溯返頭先告別賽嘅片段。

「係女朋友助攻俾男朋友得分啊，呢啲叫做恩愛，你識條鐵咩！」聲線粗獷嘅男仔回應。

喧鬧之中，我望見有個排球孤伶伶咁漏咗喺球場角落位置，於是我就諗住行過去幫手執返起佢，忽然之間有把女仔聲出現喺我旁邊：「喂王樂兒啊，點解你件校裙仲係咁空寥寥㗎？」我往右回望，原來係一個叫周汶晴嘅女仔拍拍我膊頭問我。

「一...二...三，吓？竟然得三個人幫你寫咗，搞錯吖！做咩唔搵多啲人幫你寫吖？」周汶晴圍住我轉咗一圈去數我身上面有幾多個人簽名，我認得佢係郭家朗嘅同班同學。其實，留短頭髮嘅周汶晴，再加上佢開朗嘅性格都幾得人鐘意，只不過以前練波嗰陣我哋都好少傾偈。

「可能係我人緣唔好，大家唔鐘意我...」我俾佢突如其來咁問，搞到有啲不知所措，於是乎唔小心將真心話發自內心咁講咗出嚟。

「點會吖，我哋係你朋友嚟㗎嘛。」周汶晴好雀躍咁搭住我膊頭，然後向住班男仔揮手問：「喂，你哋仲有冇筆喺身吖？我想幫王樂兒寫校服吖。」

「啊豪佢今日係咁搵女仔寫，佢肯定收埋好多筆啦。」陳柏希指住旁邊一個差唔多有一米九嘅健碩男仔，我記得郭家朗成日同我講佢就係球隊皇牌得分手鄭梓豪，而且把聲夠粗獷可以嗌窒對手。

「頂你咩陳柏希，邊有搵女仔啊，啲女搵我就有。」真係俾陳柏希講中咗，鄭梓豪喺褲袋搵咗埋幾支

五顏六色嘅筆出嚟，跟住佢將啲筆遞晒俾周汶晴，周汶晴就開始喺我背脊搵位置寫。

「吖，好癢吖。」可能因為周汶晴就住度力嚟寫，所以俾起頭先曾皓賢寫嗰陣仲更加癢。

「哈哈，原來王樂兒你怕腳嘅！」周汶晴用手指掃我條頸作勢要腳我，我身體下意識即刻向內縮。「你怕腳個樣好可愛吖。」雖然佢手指已經冇掂到我，但係我仲喺度自己縮緊。點算好，好醜怪添。

「好喇好喇，唔腳你喇。喂啊！我一個人用唔到咁多支筆㗎，你哋要唔要過嚟一齊寫啊？」我見到周汶晴拎住手上啲筆喺度攘咗兩下，示意其他人過嚟。鄭梓豪係第一個和應佢嘅人，跟住陳柏希同其他人都放低咗手頭上嘅嘢圍埋過嚟。

「喂你哋啲男仔唔好圍咁近啊，唔準趁機抽水㗎。」唔知點解喺短短呢幾分鐘，我覺得周汶晴佢其實真係好好人，我後悔以前一直冇好好咁同佢相處過。

「咩啊，冇家朗喺度，我哋點敢啊。」呢個男仔我認得佢叫余澤安，佢都係郭家朗嘅同班同學，最有印象係佢副圓框眼鏡，好有復古味道。

「哦！啱係郭家朗唔喺度你哋就敢啦。」佢係我同班嘅羅詠恩，我同佢中三就開始同班，但記憶中佢好似由中二開始就已經入選咗排球校隊。

「羅詠恩你講咩先，唔好屈得就屈㗎，我出咗名呢係好男仔㗎。」余澤安帶點不屑，反駁笑道。

「好男仔，所以咪讀咗六年中學都係收好人卡，冇拖拍囉。」點知道羅詠恩一瞬間就窒到余澤安出唔到聲。

「欸～你哋記得要留返個位俾家朗啊，知唔知道？」陳柏希寫完之後交低返支筆，再同大家講。

「大家聽到喇，心口位置唔准寫，嗰度係隊長嘅專屬位置㗎，知唔知道？」當余澤安講到「知唔知道」嘅時候，專登模仿返陳柏希嘅標誌性語調，隨即俾羅詠恩一下大力咁拍中個頭，余澤安轉身逃跑，羅詠恩再追住佢跑，鬧佢唔好再言語上性騷擾我，但我感覺上佢哋似係響度打情罵俏多啲。

「余澤安你唔好走吖，信唔信我擺支筆畫花你塊面！」羅詠恩跑得唔夠佢快，我知道其實余澤安都係純粹講吓笑，並無惡言，但係我感覺到自己隻耳仔好似已經紅晒，或者可能成塊面都已經紅卜卜。

正當此際，我喺人群當中望見區嘉桐行咗埋嚟，粒聲唔出咁拎起咗支筆喺我左手衣袖度寫咗幾隻字，跟住就轉身行開咗，我好奇即時望一望佢寫咗啲咩。

「ごめんね，桐。」

咦，原來係日文字，究竟係咩意思呢？

周汶晴捉住我衣袖，側頭望住啲日文字，一個音一個音咁慢慢嘗試拼讀出嚟：「Go...Men.....Ne？」

「係Gomenne。」周汶晴解讀成功。

雖然我唔識日文，但係我都認得出呢個讀音係解做「對唔住」嘅意思，原來區嘉桐係同我道歉。

一怔之間，我即時想追上前同區嘉桐講其實我從來冇撈過佢，不過我俾佢咁圍住寫緊字又行唔郁。咁啱呢個時候，區嘉桐回身望返過嚟，我趁呢個機會向佢微微彎身點頭，同佢微笑而對——好多謝你吖，多謝主動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冰釋前嫌。

「喂喂王樂兒小姐，唔好郁啊，啲字歪咗喇。」佢咁初頭寫嘅時候，我仲會覺得好癢，但慢慢就開始習慣咗呢種感覺。此時天色逐漸昏暗，球場射燈照耀住我哋呢班仲未捨得走嘅中六生。我回想返起，其實喺學校呢個地方，有好多人都曾經帶過好多美好嘅回憶俾我，包括有郭家朗、曾皓賢，仲有陳柏希，又有周汶晴、區嘉桐佢哋咁多個。

但奈何今日已經係最後一日，以後都冇得再同佢哋一齊讀書同打排球，好好彩今日可以喺呢場校園告別賽入面，同佢哋一齊玩到最後一分鐘，但我更加冇諗到嘅係，最後大家圍埋嚟幫逐個逐個幫我簽校服寫感言，可以俾我感受到一陣又一陣嘅熱情溫暖。

當諗到呢度，我開始忍唔住自己嘅眼淚。

我伸手遮住自己塊面，嘗試唔好俾人見到我眼濕濕個醜怪樣，但從手指隙之間，我依稀見到郭家朗喺儲物室行出嚟，拎住張紙巾行埋嚟我面前攤開，然後攤開我隻手，再清脆利落咁幫我印走眼眶上嘅淚珠，二話不說伸手將我直接抱入懷裡。

郭家朗輕揉着我嘅頭髮，帶點冷酷地說：「我原本唔係諗住嚟整喊你㗎㗎。」聽到佢咁講，我腦裡突然靈光一閃諗到，唔通頭先所發生嘅一切，都係郭家朗為我而安排嘅？但見佢咁多個都係滿腔熱誠咁嚟幫我寫校服，完全唔似係刻意安排出嚟。不過，即使真係郭家朗叫大家咁做，我都好感激佢哋每一個，願意為我而花時間，喺中學最後呢段時光，帶俾我一個咁難忘嘅回憶。

我輕輕掙脫咗郭家朗嘅懷抱，轉身面向住佢哋咁多位，四十五度角挺背彎腰，出盡渾身氣力說：「好多謝你哋吖，我會好唔捨得你哋㗎...」又再一次，我將自己內心嘅感受毫無保留地表達咗出嚟，但同上一次唔同嘅地方係，今次我感覺到，我好似多咗一班朋友。

「嘩，第日我哋仲有大把機會可以見㗎嘛，而家我哋去食晚飯好冇？」郭家朗打完場說道。

學校大鐘時針擺向六點正，準時嘅保安叔叔如常地將排球隊儲物室嘅鐵門鎖上，我凝視住呢度鐵門，祈望當關上呢度鐵門之後，可以代表住以往一切唔好嘅回憶，能夠從此封印嚟入面，然後我就可以重新啟動另一段新嘅旅程。雖然，聽日呢個地方依舊會一切正常，其他排球隊隊友仍然會響度繼續延續佢哋嘅故事，但係原本屬於我嘅故事，亦只盼能夠由呢刻開始，從此暫告一段落。

天空塌下前（下集）

「喂喂喂，不如我哋數三聲，一齊並排踏出呢個校門好唔好？」正當我哋臨離開學校之際，余澤安衝喺我哋面前攔住我哋，我見到佢塊面好似有幾條原子筆嘅痕跡，可能真係俾羅詠恩成功畫花咗塊面。

「我哋咁多人邊夠位啊？」羅詠恩第一時間又頂撞佢。

「得㗎啦，企密啲就得㗎啦。」余澤安一邊講，一邊井井有條咁安排我哋企好佢心目中嘅陣型，仲叫我哋互相搭住隔離嘅膊頭。

「喺預備！三...」余澤安準備發號司令。

「喂喂等陣先，發號司令呢個動作係咪應該交返俾隊長會好啲呢？」陳柏希截住余澤安，打斷佢倒數。

「是但喇！一齊嗌咪得囉！」郭家朗說著同時，輕輕咁拖住咗我隻手。

「三！」

「二！」

「喂喂喂喂咪住先，係數到一就一齊行，定係數完一先一齊行？」自稱好多女仔搵佢簽校服嘅鄭梓豪又打斷咗個倒數。

「頂你鄭梓豪，數到一就一齊行啦！」你咁樣打斷佢，郭家朗佢會唔耐煩㗎。

「三！」

「二！」

「一！！！！」

我哋十二個人，同一時間踏出學校呢道大門，呢個地方曾經見證過我哋人生最青春嘅時光，但係如今走出呢道大門之後，往後嘅路係平坦定係崎嶇，我哋亦都冇人可以預料得到。

跟住班男仔就喺學校門外開始討論食咩好，不消一會就得出結論去附近間火鍋酒樓打邊爐，因為既係任食，又唔限時間，最緊要係大家可以坐埋一枱。其實，成班中學生著住件花呢花綠、寫滿晒字嘅校服酒樓打邊爐，仲要行出行入去夾食物，喺其他食客眼中肯定好惹人注目，不過青春就係咁㗎喇，我哋而家係唔會介意其他人嘅目光㗎。

歡樂嘅時光原來真係會過得特別快，又過咗一陣已經有幾個男仔開始飲到醉醺醺，佢哋越傾越興奮。我喺呢個氛圍底下，無視咗郭家朗嘅反對，主動咁要求咗一小杯啤酒試吓，飲咗兩啖之後，我就擰轉頭問郭家朗：「你...要唔要...都飲吖??」

郭家朗只係淡淡然咁答：「我唔飲，我飲咗一陣點送你返去？」嘩...咁無聊㗎你.....個個都喝你唔飲，嗯...點解塊面好似發發地咁嘅。

大家討論嘅話題開始轉移到畢業之後有咩打算，有個人提議我哋不如逐個逐個咁講自己想做啲咩，邊個唔講就要罰飲酒，有個男仔話想玩音樂做結他手，有個話想打大專排球比賽，跟住區嘉桐話佢想做小說家，啊唔係，好似係周汶晴先係想做小說家，咦係咪呢？死喇唔係好記得...

當佢哋問到我嘅時候，我好爽快咁答。

「郭家朗去邊度讀書，我就跟住佢去邊度讀書～～」

佢成班一聽到之後個個忍唔住哈哈大笑。

發生咩事，有咩咁好笑吖？

然後我先醒起自己居然唔小心將自己內心嘅諗法，衝口而出講咗出嚟，即刻雙手掩住自己嘴巴。

「王樂兒你唔好再飲喇，你塊面紅晒啦。」我見郭家朗隻手喺我枱面度嚷嚟嚷去好似表演魔術咁，跟住原本我面前杯啤酒就變咗做透明色。

跟住呢？吓？點解唔問埋郭家朗佢想去邊度讀書嘅？佢都未答...搞錯吖...都唔跟遊戲規則嘅。但係呢個時候我又留意到大家嘅眼神好似有啲遲疑，點解冇人去追問郭家朗嘍？係咪有秘密唔肯講！！我忽然間醒起陳柏希係佢嘅好朋友，咁佢肯定知道內情，但佢又好似迴避緊我眼神。

唔知做咩個話題突然間又轉咗去講訓導主任嘅壞話，佢哋話訓導主任其實好蠢，但我唔係好聽得清楚佢哋點解話佢好蠢...

隔咗一陣，我都唔知其實隔咗幾耐，我趁去廁所環節嘅時候，偷偷地爬過啲凳去搵陳柏希，問佢知唔知點解大家放棄唔問郭家朗畢業之後嘅打算，我問佢係咪有啲咩秘密唔話得俾我知？

佢今次唔再係暖男語調，而係好鄭重咁同我講：「我建議你都係親口問佢好啲。」

...

...

食完飯同大家道別過後，郭家朗扶住我行返屋企，沿途經過屋苑商場。

行行吓我見到隔離間賣鞋鋪頭，有對米白色嘅綁帶涼鞋好靚，就好似人哋啲韓國女仔著嗰種咁，我拖住郭家朗走入去問店員可唔可以試著，著上腳之後我不停對住塊鏡左照右照，完全唔願意除返出嚟俾返人哋，搞到人哋都有啲唔好意思。雖然對鞋真係好靚，但係要成三百幾蚊吖！咁貴我點捨得買，而且我銀包都冇袋咁多錢，但係郭家朗話既然我鐘意，就買俾我當係我嘅Last Day禮物。

呼～今日真係過得好開心，仲要有禮物收，聽日一定會更加開心啱啱。

我真係好唔捨得今日咁快就要完結，返到屋企就好似等如宣佈中學生涯終於要畫上句號，即將要揭開人生新嘅一頁，咁我寧願永遠停留喺呢段時光入面。於是乎，我借啲意扭計要佢陪我去海傍公園散步，而呢個鐘數已經冇咩老師或者同學會經過，我哋索性伸臂互相攬住對方並肩而行。

原來兩個人同一步伐嘅感覺係好微妙，就好似連彼此之間嘅心跳頻率都變得同步一致。

不知不覺間，我哋嚟到附近一個遊樂場，入面有個鞦韆冇人玩緊，我童心湧現嚷著要玩。但係，我坐上去之後出盡腰力搖極都搖唔郁，俾郭家朗見到呢個畫面，佢肯定覺得我好蠢啦。我再出盡力去搖，但係佢唔郁就係唔郁，佢唔聽話我都冇佢符㗎。

郭家朗笑笑口咁揸低個背囊喺旁邊，繞到我背後說道：「王樂兒，我幫你喇！不過你要捉實先啫！」當佢叫我捉實啲陣，佢隻手亦都輕輕捉實我隻手，確保我真係捉好咗條鞦韆鐵鍊。

「我捉到好實好實喇.....」我說。

然後下一秒就感覺到佢緩緩用力將鞦韆拉後，我嘅視線由原先嘅水平線位置，慢慢開始向下望到地板。當佢放手嘅一刻，我成個身體即刻隨住鞦韆嘅擺動而拋上半空，我完全唔夠膽鬆開對手，眼前只有漆黑一片嘅天空，隨之而來嘅離心力，嚇到我驚慌失措：「嗚啊啊啊！！！！」

一飛衝天~~~~ 喔，酒醒了...

當鞦韆飛到最高點之後，跌返落嚟啲下郭家朗喺後面扶住我背脊，然後佢再俾力一推，我又再一次拋到上半空，起初我覺得每次去到最高點嘅時候，眺望住黑矇矇嘅夜空，都會有種莫名沉重嘅壓迫感，個感覺好可怕，但係當習慣咗呢個感覺之後，我知道，無論我飛到幾高又好，眼前有幾黑都好，郭家朗都總會喺後面接實我，所以我決定放膽去享受，越玩就越覺得好刺激，唔想停落嚟。

直此呢刻為止，我都以為自己係世界上最幸福嘅女仔。

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上集）

{ 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陳健安 }

呢晚返到屋企之後，今次反而係我主動打俾佢傾電話。

「我頭先打邊爐嗰陣係咪好醜怪？我唔知道自己原來飲少少就會醉。」原來飲醉咗嘅時候，係唔會為意到自己當刻做咗啲咩，但過咗一陣諗返起嘅時候，就會好想搵個窿搵入去匿埋。

「下次唔好飲咁多喇知唔知，你飲兩啖已經成塊面紅晒。」雖然郭家朗嘅語氣帶有一種責備嘅感覺，但同時又有好似大哥哥教訓緊小妹妹咁。

「你頭先唔阻止我...」咁等我將個責任推俾佢先，嘻嘻。

「有我喺度睇住你又唔同啊，但萬一我唔喺度嘅話，你就要識得保護自己知唔知？唔好傻下傻下俾人咁灌醉咗。」點知道佢竟然好語重心長咁答返我。

「知道喇，講到你好似要離開我咁。」但係聽到都係好受落，我發現自己聲線又不知不覺地變得好嘢。

「傻妹嚟㗎，我點會捨得離開你。」而佢嘅聲線亦都變得好溫柔。

「係呢，頭先我哋講自己畢咗業之後想做啲咩嗰陣，但係唯獨是得你有講到，我問陳柏希係咪有啲咩秘密唔話得俾我知，結果佢一臉認真咁叫我問返你好啲。」忽然間我又諗返起呢個困惑咗我成晚嘅疑問。

「哦...柏希個死仔想嚇吓你啫。」即係陳柏希只係純粹想整蠱吓我？

「咁你可唔可以講俾我知，畢咗業之後你會想做啲咩呀？我都想知呀。」雖然佢話陳柏希只係想嚇吓我，但依然都係未解開我心裡面嘅疑團，所以我決定要追問落去。

「如果可以嘅話，你去邊度讀書，我就陪住你去邊度讀書。」郭家朗你抄人嘅，學我講嘢正衰人嚟。

「嘻，算你啦～」

「夜喇，早啲訓喇，知唔知？」

「唔得呀，我想你陪多我一陣...」

...

...

第二朝起床後我打開部電腦，上網搵吓有咩兼職請人，無意之中發現到原來圖書館助理只需要中學學歷就可以申請，於是我用咗一個晝晝時間去執好份履歷表就去申請囉。點知過咗兩日咁快就有面試機

會，好緊張吖，成世人第一次見工。

「大家好，我叫王樂兒，英文名叫Maggie，我今年準備考DSE...」

「唔係『大家好』啊，如果你前面剩係得一個面試官，你仲講『大家好』，咁就真係直行轉左離開返屋企等消息㗎喇。」郭家朗喺電話陪我練習見工時嘅自我介紹。

「喂吔，我已經好緊張㗎喇，你唔好再打斷我喇。」聽日就要去見工喇，但我連個自我介紹都仲係講到甩頭甩尾咁。

「傻瓜，唔使緊張，聽日見工嗰陣，你當前面嗰個人係我咁就得...」郭家朗你講就容易啫，但係你唔知道其實我見到你嘅時候，個心會砰砰跳，反而仲緊張...

「...唉，不過你到時要返工，咁我哋就冇得成見面。」佢隨即又道。

傻瓜嚟嘅，我又唔會走咗去嘅，我哋有大把時間可以見㗎...。

...

...

可能你會疑惑，點解明明過多陣就要考DSE，我仲要走去搵兼職做，係咪傻咗，但係我返工除咗可以賺零用錢之外，另一個好處係放咗工之後又方便可以繼續留喺圖書館溫書，而最重要嘅係，我想快啲儲到一筆錢，遲啲搬出去住，唔使再喺叔叔屋企寄人籬下，亦都可以從此擺脫佢嘅魔掌，所以我同自己講，王樂兒你一定要俾心機撐住。

再辛苦都要俾心機堅持住。

今日係我第一日正式返工，第一日就俾人編排咗去坐參考書部嘅Counter，雖然參考書部唔會有人嚟借書還書，但係就會有好多同學過嚟登記自修區座位，跟住又會有啲讀者過嚟問吓你呢本書擺邊，嗰本書可以喺邊度搵到，好在有個男同事坐喺我側邊一直傍住我，如果唔係我一早就已經俾人問到口啞啞。

「我以為喺呢度我已經係最細嗰個，點知原來你得十八歲仲細過我，你嚟緊仲要考DSE？」佢叫Jeff，佢話佢今年讀緊社科Final

Year，同我一樣都係兼職，喺度做咗大概半年，佢由朝早到而家同我講咗好多呢度要注意嘅嘢，佢又話呢度雖然有好多兼職都係大學生，但係考緊DSE都肯請就真係第一次見，可能係呢排人手短缺緊拙。

「吓？係啊。」我有啲唔係幾識應對。

「但係你要考DSE都仲返工，好叻㗎，你兼顧到？」Jeff續問道。

「應該可以嘅，放咗工都可以留喺度溫書嘛。」其實我一啲都唔叻，我知道即使我努力溫書，都唔會考得上大學，但求有五科合格可以報High Dip就已經好滿足。

「不過你又慘嘅，第一日返工咩都唔識就俾人編咗過嚟坐Counter，今日仲要鬼咁多人過嚟問嘢，希望唔會嚇親你喇。」佢好快又轉咗話題，好似總係有無窮無盡嘅話題咁，其實係咪所有大學生都係咁

健談。

「唔會吖，好彩有你喺度教我，我應該OK嘅。」所以我唯有好禮貌咁回覆佢。

「嗱你記得，如果有讀者想登記我哋前面嗰排自修區嘅話，就叫個讀者用張紙仔寫低個名，然後再抄落呢本白色登記簿度，之後就俾呢個黃色牌仔佢哋放喺書枱當眼位置，咁就可以㗎喇，記得唔需要問個讀者出示圖書證。」Jeff再次不嫌其煩咁提醒我呢個屬於基本入門嘅工作程序，接住又道：「不過如果你唔記得都唔使驚，我會喺度幫你㗎喇。」

正當此時，突然間有個無比熟悉嘅臉孔，失驚無神咁走埋嚟Counter，哄個頭埋嚟問。

「你好，我想問自修區係咪要登記？」

吓！！點解你會喺度㗎，雖然返工唔係啲咩唔見得光嘅事，而且暫時都係得你一個知道我喺度返工，不過就係唔知點解，俾你見到我返緊工個樣，會令到成件事變到好尷尬咁，原本我都有啲信心可以試吓自己一個幫人做登記，但係呢刻我只能夠呆咗咁坐喺度望住佢。

「係啊，麻煩你喺度用張紙仔寫低你個名，我哋再幫你做返個簡單登記就可以喇。」Jeff見狀以為我始終係新人仲係太緊張，於是乎企起身幫我「接待」咗呢位「讀者」。

「咦？佢都未寫完個名，做咩你已經將個名抄喺本登記簿度嘅？」當呢位「讀者」仲寫緊名嘅時候，Jeff見我手上支筆已經喺度郁動緊，就搵低身問我做咩事。

「吓？係嗎...」我驚覺自己正喺度做緊啲唔合理嘅事情，明明前面呢位「讀者」都未寫完佢個名，正常我方理由知道佢叫咩名㗎嘛，但正因為呢位「讀者」突如其來咁出現，搞到我突然間手足無措，竟然不自覺咁將佢個名，直接抄咗落本登記簿上面。

「啊囡，唔使咁緊張啊，慢慢嚟。」Jeff拍拍我膊頭，笑笑口咁安慰我。

「寫完喇。」呢位「讀者」寫完之後，將張紙仔繞過咗Jeff隻手，直接伸入嚟遞俾坐響度嘅我，雖然我無可能唔知道佢叫咩名，但係我循例都望一眼張紙仔寫咩，點知係大大隻字寫住。

「郭家朗」

然後下面嗰行細細隻字寫住：

「你男朋友上」

Jeff望一望張紙仔上面寫嘅名，再望返落去本登記簿我頭先寫底咗嘅名，再擰返轉頭望住我。

喂哋求吓你唔好望住我喇，好尷尬吖。

當郭家朗拎住個牌仔行咗去前面個自修區搵位之後，Jeff細細聲問我。

「原來你有男朋友㗎喇？」

「哦...係吖。」我仲有啲魂魄未定。

「你睇你男朋友係咁望過嚟你度。」Jeff用手肘輕輕撞我一下手臂，示意我望去前面個方向。

「吓？係咩...」我順住個方向望，果然見到郭家朗佢左手托住個腮，側住個頭，傻傻的咁望住我，當我哋目光對視嘅時候，佢向我展露咗一下微笑，但係佢枱面好似空寥寥連一本書都冇。

「你男朋友都幾Sweet啲，專登過嚟陪你。」Jeff笑說。

我忽然間醒起，今朝Jeff講過，如果發現有讀者使用自修區時行為不檢，我哋係有負責去主動提醒返個個讀者遵守返規矩。於是乎，我深呼吸一口氣，拎返住嗰張紙仔，跣起身整理一下掛喺我頸上面嘅職員證，然後轉身行去自修區個方向，只聽見我身後嘅Jeff輕聲問道：「做咩事？」

「有讀者行為不檢。」我冷冷的道，繼續向住嗰位「行為不檢」嘅讀者方向前進。

我直接行到去郭家朗面前，放低張紙仔喺佢枱面，板著臉說：「呢位讀者，麻煩你專心返啲溫書，多謝合作。」

呢個時候我好似感覺到，坐喺旁邊嘅同學用緊奇異嘅目光投射住我同郭家朗，從佢哋嘅眼神可以想像得到，佢哋心裡面應該諗緊：乜原來喺圖書館唔專心溫書，都會俾圖書館管理員捉㗎？

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下集）

霎眼之間，我同佢兩個四目交投，但我選擇耷低頭避開佢眼神，只聽見佢柔聲地說道。

「我唔記得帶書嚟溫。」

「先生，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可以去嗰邊個書架，上面有好多Past Paper，雖然呢度所有書唔可以借走，但係都歡迎讀者喺館內使用。」我運用住今朝學到嘅官腔語調去應付呢位「頑皮嘅讀者」。

「我唔識去啊，靚女姐姐你可唔可以帶我去。」但佢居然扮小朋友聲咁叫我帶佢去。我真係冇你咁好氣吖，我怒瞪佢一眼，不過始終都係心軟帶咗佢去搵書。

我同佢行到去附近嘅一個書架面前，呢度密密麻麻咁放滿晒林林種種科目嘅Past Paper，全部都係教評局出版嘅嗰種，每一本入面有嗰一年嘅DSE考試題目，多題目嘅例如係中英文科就會厚身啲同重啲，少題目嘅就自然會薄身啲同輕啲。

我有理冇理，總之見到係郭家朗佢要考嘅科，我就一股勁兒咁攤出嚟，直接撻佢心口度，佢用雙手捧住堆Past Paper，然後我越攞越快，佢手上面堆Past Paper亦都隨之而越疊越高，去到後尾，堆到個高度幾乎遮住佢下巴，至少都應該有三四十本，而我面前嗰排書架都差唔多空空如也。

我擰向右邊望住成手都係書嘅郭家朗，只見佢臉容依然係嗰個率性嘅笑容，對住佢而家呢個模樣，假如我再任性發小脾氣，亦只會加重我嘅愧疚心，而且我都驚咁多書真係會太重，於是我拍拍雙手上嘅灰塵，停手唔再撻書架上面攞書俾佢，並且說道：「好喇，你今日就做晒呢堆去喇。」

「辛苦晒你喇，我返去溫書喇。」郭家朗捧住呢疊Past Paper，就轉身向住佢個位行返番去，我靜悄悄咁跟喺佢後面，但趁我哋左右兩邊仲有書架作為視線掩護之際，我心念一轉，忍唔住快步上前，伸拳搥咗落佢嘅背脊度。

「砰。」

哎呀死喇，我係諗住細細力咁打佢㗎咋，點知我用錯力打到砰一聲咁響，但係佢又無咩反應咁向住自己個位嘅方向繼續行，而我亦都要行返去Counter繼續當值，呢刻我已經冇可能兜喺佢面前去觀察佢嘅面色，唔知道呢吓攻擊係咪真係會整痛佢。

當我坐返埋位嘅時候，見到佢又真係好認真咁睇緊啲Past Paper，而且仲攤埋紙筆出嚟溫書，全神貫注咁冇再望過嚟我度，反而變咗係我坐響度望返佢轉頭，呢個時候我內心又渴望佢會擰過嚟望吓我，去到一個位開始連啊Jeff同我講啲咩，我都冇認真去回應。

「喂喂，夠鐘轉更喇，我哋返入去Back Office，睇吓有咩要我哋幫手。」Jeff拍拍我膊頭，將我個靈魂由仙女座星系拉返入嚟地球。

「嗯。」

我整理好枱面嘅文具，跟住Jeff身後離開Counter，我瞥見郭家朗托住頭好似聚精會神咁思考緊，並冇留意到我即將要離開。臨入去Back

Office之前，我依依不捨咁擰轉頭再望多佢一次，直至門門嗰一刻，佢依然專注緊自己個枱面。呢刻我反而有啲後悔，唔知道其實佢係咪翳緊我大力打咗佢一捶，所以先唔理我。

奈何我同佢之間而家俾幅牆分隔兩方，我再冇辦法知道佢做緊咩，但我思前想後，覺得最衰都係佢突如其來咁出現，令我霎時間變到不知所措，搞到頭先我咁尷尬，所以我先至會有之後一連串唔正常嘅反應。不過諗吓諗吓，我又覺得自己呢種諗法難免太過自私，明明佢出於好意過嚟陪我，我又點可以咁樣怪佢。

「今朝買早餐嗰陣我買多咗包維他奶啊，請你飲啊。」Jeff見我神不守舍咁，又將我個靈魂拉返番嚟現實。

「嗯好吖，多謝你。」好彩有佢喺度，第一日返工總算順利，冇我想像中咁辛苦，跟住佢開始教我點樣整理啲新書資料，而我哋除咗工作相關嘅嘢之外，都冇再傾其他話題，大家只係埋頭苦幹面前嘅工作，幾乎冇離開過個座位。

我只係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好唔容易終於捱到六點鐘收工時間，但係唔知道郭家朗佢仲響唔響度呢？

我除底個職員證，塞返落個書包入面，Jeff行埋嚟笑笑口咁講：「你個Minions書包咁可愛，但呢個款好貴㗎。」其實呢個書包係我中五嗰年嘅生日禮物，不過我都唔知佢本身要幾多錢。

「嗯，佢兩隻手仔可以咁樣揸揸去。」我喺佢面前搖一搖個書包，連住喺書包兩側嘅嗰對Minions手仔就左右左右咁搖晃著，都真係幾得意㗎。

「好喇，我走先喇。」Jeff向我揮揮手，率先推門離開，佢呢個舉動有意無意咁留返個私人空間俾我，等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搵郭家朗。點知，原本郭家朗坐緊嘅位置竟然已經空無一物，我環顧四周張望，亦都見唔到佢嘅身影，苦在我今日第一日返工，我又唔夠膽去問同事，原本坐呢個位嘅「讀者」係咪已經離開咗。

衰人你去咗邊吖。

無可奈何之下，我盤算著唯有先離開圖書館，再打電話俾佢。點知一行到出圖書館門口，我就見到一個熟悉嘅身影企咗喺門外，擺晒姿勢咁挨喺幅牆度，左手拎住咗袋外賣，右手揸緊手機。

「喂！」我向佢喊道。

佢聽到我叫佢之後，就將手機塞返落褲袋，慢慢咁行埋我度，拖住我隻手，傻更更咁望住我，打眼色向我示意佢買咗嘢食俾我做晚餐。

「你頭先做咩無啦啦走過嚟搵我吖？唔係講好咗，你接我放工再一齊溫書㗎咩？」我鼓起兩邊腮，裝作責罵嘅樣子向佢問道。

「咁我想把握每一分鐘見多你一眼呀嘛。」唔知點解我梗係覺得，從佢嘅聲線我可以聽得出，佢並唔係純粹氹我先講出呢句說話，而係真誠咁想嚟見我，我不知不覺間咬住自己唇瓣，心裡面嘅小脾氣一下子已經被衝散得無影無蹤，而內疚感又緩緩泛起。

「頭先我有冇打痛你？」我壓低聲線，捏著佢手臂問佢。佢聽完之後板起了臉，然後皺起眉頭擺出一副嚴肅嘅模樣。吓唔通佢真係有嬲到我？

點知知道瞬間佢又放鬆面容笑道。「好舒服喎，好似按摩咁。」見佢個表情咁得戚，搞到我忍唔住伸拳搽落佢心口度：「咁你食多我幾捶喇！」

搽完一輪之後我都開始有啲肚餓，郭家朗話佢頭先已經探過路，得知附近有個公園仔乾淨得嚟又少人坐，我哋可以去嗰邊食完嘢再返圖書館溫書。

「頭先我喺圖書館門口撞到你個男同事。」郭家朗邊說邊幫我打開碗車仔麵個發泡膠蓋，又拆走埋筷子個包裝袋，仲要拎出嚟細心咁磨走晒啲木屑，我好似個小妹妹咁俾佢照顧到無微不至。

「你知唔知佢走過嚟同我講咩？」佢問道。

「唔知吖。」我伸手接過佢碗車仔麵。

「佢話：『你女朋友真係好靚女』」郭家朗再幫自己整理好餐具，又接住說。

「跟住我就問返佢：『想溝？』，點知佢居然奸笑咁就走咗去，迴避我條問題。」如果唔係佢提起Jeff，我幾乎已經忘記咗呢個足足幫咗我成日嘅同事。或者，愛情真係會令人盲目，佢會令到你剩係注意到佢美好嘅一面，甚至可以幫你短暫忘記身邊發生過嘅事物。

我哋食完嘢之後，執拾好殘餘嘅食具就行返去圖書館，佢專登帶我去咗另一層嘅自修區，廢時我見到相識嘅同事會尷尬。我哋埋去櫃枱一齊拎張紙仔寫低個名，做咗簡單登記之後，郭家朗就拖住我去自修區搵咗個冇咩人坐嘅角落安頓，佢坐喺我左手邊，我知道佢冇帶書出嚟溫，亦都知道佢其實只係純粹想嚟陪住我。

我問佢有冇咩特別想溫，我可以借啲筆記俾佢溫吓解吓悶，佢話冇咩所謂，於是我就拎咗份數學筆記出嚟，上面滿佈住我用唔同顏色筆寫嘅字跡，又有七彩繽紛嘅螢光筆間好晒啲重點，搵到後面仲有啲試題同空位可以用鉛筆寫答案，最後個頁仲有答案可以對添。

係吖，因為我一早估到佢唔會帶嘢出嚟溫書，所以呢份筆記係我尋晚專登整俾佢㗎，我順便遞埋部計數機同鉛筆擦膠俾佢用，細唔細心先。

就係咁樣，我哋兩個坐喺呢個寧靜嘅環境底下，享受住屬於我哋嘅微小空間，無幾耐之後，佢伸懶腰打咗個喊露，然後順勢用隻右手拖住我隻左手。

我怔一怔，但係佢二話不說咁，又繼續努力專注返嚟我份筆記度，於是我輕聲問道：「你拖住我咁咪寫唔到字囉～」

點知佢懶型咁冷笑地說：「我練左手寫字。」

聽罷我忍不住嗔一聲笑咗出嚟：「傻瓜。」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上集）

{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陳蕾 }

原來曾經有科學家預料過，仙女座星系終有一日會同銀河系相撞，亦都有人話，到時抬頭望上天空，會係一幅好靚嘅景象，但與此同時，亦都可能係一場星際災難。不過根本就冇人可以預知到，兩個星系相遇，究竟會係一場機緣，定係一場災難，但可以肯定嘅係，無論將來發生咩事，日子都係要咁過。

時間又再繼續一日接一日咁流逝，只要我嗰日要返圖書館，郭家朗都會過嚟靜靜地咁搵個位坐底，到我差唔多放工嗰陣，佢就會出去買外賣，然後企喺圖書館門口等我，一齊食完之後又再返番圖書館溫書，起初我每晚都會為佢精心準備溫書用嘅筆記，後來因為我嘅懶惰基因喺度作祟，有時候準備唔切筆記，就唯有帶啲試題俾佢做。

唯一不變嘅係，每晚去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就會伸隻手過嚟拖住我，直到圖書館休館為止。

佢仲話，佢左手寫字越嚟越靚。

不過，我梗係覺得佢同以前有啲唔同，平時嘅佢總係好瀟灑，但係呢排就好似個小朋友咁痴住我，又成日話要把握每一分鐘見我，有時候眼神又會閃過一絲絲憂愁，我諗返起好似自從Last Day嗰日佢就開始係咁，但係種種線索零碎散亂咁散佈喺我腦海入面，單憑我自己又組織唔到一個實在嘅原因，所以我直接問佢。

「喂，郭家朗你最近做咩咁痴身吖？」我伸拳揸咗落佢手臂度，另外我發現自己最近都好鐘意打佢。

「冇啊。有咩？」不過佢從來冇表露過痛苦嘅表情，雖然我知道有時我都幾大力。

「明明就有。」其實自己男朋友痴身都冇咩唔好吖，只係總覺得佢同以前有啲唔同，有啲奇怪。

我心入面嘅疑團始終都係冇解開到，但係可以同我傾心事嘅人又唔多，除咗曾皓賢之外。我趁住有日郭家朗同我講佢有啲急事要處理，唔得閒接我放工之際，於是我就問曾皓賢夜晚得唔得閒喺老地方見，點知佢好爽快咁就答應咗我，如是者，我哋兩個又返到嚟呢間熟悉嘅茶餐廳食晚飯，老闆娘依然仲係咁好中氣。

「我都唔知吖，總之就覺得佢好似有啲怪。」食到一半我就開始入正題。

「咁你有冇發現啲咩蛛絲馬跡？」佢問道。

「冇吖，啊唔係呀，我記返起Last Day嗰日我哋成班打邊爐嗰陣，我哋輪流講咗自己畢業之後有咩打算，唯獨是係佢冇講到。」當然我直接省略咗，嗰晚我飲醉酒後講嘅低能嘢。

「跟住呢？」佢遞咗包砂糖俾我，又繼續問道。

「跟住我估陳柏希同佢咁Friend應該知咩事，於是我走去問佢，但係佢唔肯講，叫我問返郭家朗。」

我拆開包砂糖，倒咗少少糖落杯熱檸水再攪勻，再將包糖遞返俾佢，但唔覺意掂到佢隻手。

「咁你有冇問佢啊？」佢接過我包糖，再將入面剩餘嘅糖，倒落佢自己杯熱奶茶度。雖然我同佢冇以前約得咁頻密，但係呢啲默契依然未曾減退。

「有啊，我記得嗰晚我有問佢，佢話陳柏希只係純粹想嚇吓我啫。」雖然諗返起我依稀記得嗰陣時郭家朗係有遲疑到一下先答我。

「嚇吓你？唔明啲。」佢突然停低攪拌緊嘅動作，終於俾佢發現咗呢段故事有咩唔妥之處。

「啊，我唔記得講，陳柏希平時把聲咪好似鄰家男孩咁好溫柔嘅，但嗰晚佢係用好認真好嚴肅嘅語氣，叫我問返郭家朗點解冇講到佢畢業後有咩打算。」我慢慢再回憶返當時嘅片段。

「吓，你唔覺得好怪㗎咩，咁點解郭家朗會咁斬釘截鐵話陳柏希係純粹想嚇吓你？」曾皓賢捉住了當晚嘅疑點。其實俾佢咁講，我都覺得自己頭先講完出嚟都好似冇咩說服力，明明嗰陣郭家朗都去咗廁所，咁佢點會知道陳柏希當時嘅語氣係點，又點會咁肯定佢只係想嚇吓我。

我亦都開始慢慢聯想到，明明當時個個都講咗自己畢業後嘅打算，唯獨是郭家朗冇講到，但係佢咁又冇追問落去，咁係咪即係等於大家其實都知道個真相，所以就冇必要追問落去，只不過可能係唔知邊個飲多咗，衝口而出諗咗呢個話題出嚟，但最後大家都有默契，一致喺最後關頭轉另一個話題。

「你咁講又好似真係有啲奇怪。」我回應道。

曾皓賢IQ有131果然係聰明過人，經佢提點之下我就醒返起咁多疑點，咁而家即係郭家朗心裡面應該有個秘密唔想俾我知，但係我又冇線索再推斷落去。

「咁你知唔知係咩事吖，你消息咁靈通。」我記得佢連區嘉桐暗戀郭家朗呢個秘密都知，話唔定可能佢都會知道咩事。

「我都唔知啊。」聽到佢咁講，雖然係有啲失望，不過我又唔會懷疑佢會好似陳柏希咁隱瞞住我。

「不過王樂兒我同你分享一樣野，考完試之後我諗住去參加義遊。」雖然個疑團拆開咗第一層，但係謎底依然埋藏緊喺深處，感覺上只係響度原地踏步咁，呢個時候曾皓賢又轉咗話題。

「義遊？」我之前好似有聽過，但係實際係啲咩又唔係好清楚。

「係啊，義遊即係去當地做義工，譬如有啲係去東南亞教小朋友讀書識字喇，亦都有啲係去日本農村體驗田園生活啦，仲有個去南非沙灘拯救小海龜，有啲係去做環保工作，譬如係幫手響條河度執垃圾，佢雖然名義上係去做義工，但其實都有旅行嘅性質，都要俾錢去嘅。」曾皓賢講咗咁大段說話，我就剩係俾小海龜嗰部份吸引住。

「吓好似好好玩咁吖，俾你講到我都好想去，係咪可以去救小海龜？」細細個睇國家地理頻道見到啲小海龜好可憐，一出世就要出盡氣力由沙灘深處，跌跌撞撞咁爬去大海，中途又有好多獵食者等住佢哋開餐，只要成功撲入大海，就可以得到自由，不過往後嘅命運係點，又有邊個可以決定到。

「不過今次我呢個係去歐洲㗎，去參與當地嘅保育工作。同理，你過到你男朋友嗰關先喇。」曾皓賢將我從南非沙灘拉返番嚟茶餐廳裡面，唔知郭家朗會唔會想去一齊救小海龜呢，不過歐洲團又冇小海

龜。

「唔係啫，你可以試吓叫埋佢陪你一齊去。」俾曾皓賢咁講，好似又真係有得諗吓。

「而且係就要快嘅報名喇，因為呢啲團好搶手㗎，到時名額滿咗就想去都冇得去。」佢再補充道。

每當我思緒亂七八糟嘅時候，曾皓賢佢永遠都可以幫我好好咁梳理完之後，仲可以俾到新方向我。呢一晚我同佢食完晚餐之後，就係茶餐廳門口道別各自回家。

返到屋企沖涼個陣，我滿腦子都係關於曾皓賢頭先所講嘅義遊團，我心裡面嘅念頭越諗越堅決。既然考完試咁辛苦，去做義工同時又當去個旅行散吓心，聽落都幾寫意㗎，就算郭家朗唔陪我去，得我自己一個人去都OK㗎，只不過唔知郭家朗佢又想唔想去呢？

梳洗好之後，我閃好房門，坐底喺書枱面前慢慢吹乾啲頭髮，正當呢個時候，手機忽然響起，有一條新嘅未讀訊息彈咗出嚟。

「王樂兒，你好啊～」

發送者係陳柏希。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下集）

平時我同陳柏希都好少會用Whatsapp傾偈，所以我下意識感覺到佢突然搵我，唔會只係普通傾吓閒偈，於是我即刻拎起部電話覆返佢。

「做咩事吖？」

「你同家朗最近點啊？」

「OK吖。」我諗返最近我哋喺圖書館溫書都幾開心吖。

「咁就好喇。」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忽然間我醒起有樣嘢想問吓佢意見。

「請～」

「你知唔知郭家朗佢鐘唔鐘意去旅行？」感覺上我好似問咗一條好白痴嘅問題，有邊個唔鐘意去旅行㗎。

「我諗佢想留嚟香港多啲。」結果我得到一個出乎意料嘅答案。

「點解嘅？」

陳柏希冇再覆我了。

不過我梗係覺得，正常佢唔會無端端咁樣問我同郭家朗近況㗎，唔通係發生咗啲嘢？定係陳柏希頭先撞到我同曾皓賢喺茶餐廳見面，但係我諗諗吓又覺得，我只係同好朋友見面啫，做咩要搞到自己好似心虛緊咁。

...

因為考試臨近，所以呢個星期開始我請咗假，第二朝我瞓到自然醒先起床，擘大眼第一時間摸摸手機睇吓幾點，然後發現又有未讀訊息，當我滿心期待陳柏希答返我尋晚條問題嘅時候，原來今次係曾皓賢搵我。

「王樂兒。」

「你係咪真係想去歐洲啊？」

「我想吖，但我仲未問佢吖。」尋晚同郭家朗傾電話嘅時候，我唔敢問佢想唔想一齊去旅行，一來陳柏希話佢鐘意留嚟香港，二來始終係同曾皓賢一齊去，郭家朗同佢又唔熟。

「拋底佢陪我去 :)」冇見佢一排，講嘢都仲係咁。

「講笑咋。我問緊曾佩淇去唔去，加埋我同你，仲有你男朋友，啱啱好四人成團。」曾佩淇就係最後

一個學期坐佢隔離嘅嗰個女仔，嗰陣時曾皓賢成日撩人傾偈，都唔知係咪真係同姓三分親。

「我等你好消息。」曾皓賢續道。

「嗯。」我落床行入浴室梳洗好，換返件衫，入廚房拎咗袋麵包同花生醬，連埋我啲溫習筆記，就踢住拖鞋行落樓下準備去搵郭家朗屋企個門鐘叫醒佢，尋晚佢話佢爸媽呢排都好忙，差唔多凌晨先放工返屋企，所以間屋入面基本上就只係得佢一個，佢話佢屋企冇人好悶，想我落嚟陪吓佢。

「叮噹！叮噹叮噹！！」我連續搵咗十幾下門鐘，先聽到有腳步聲行近，道門一打開，只見佢著住件背心同仔煙通，頭髮亂糟糟，隻眼仲未擘大，好明顯真係俾我嘈醒咗。

「喂咗，唔著褲。」我將袋麵包瞄準佢仔煙通嗰方向掬過去，佢腳步輕巧向後一縮就避開咗。

「我都未馴醒...」佢一邊講一邊睜眼，佢未馴醒嗰樣又幾得意，但同佢平時返學個形象有好大落差。

「懶馴鬼，十一點幾喇仲馴。」不過我自己就仲未習慣俾佢見到我啱啱馴醒嗰樣，所以我梳洗好紮埋頭先落去搵佢，差啲想化埋少少妝，但又好似會太造作。

「點知道你會咁早落嚟。」佢行去梳化度攞起咗條校隊短褲嚟著。

「又係你尋晚叫我落嚟陪你嘅。」我就除低咗對拖鞋就咁赤腳入咗去佢屋企客廳餐枱，放低咗袋麵包同花生醬喺枱面，原本我諗住將手上面啲溫習筆記放喺佢書房入面，但諗諗吓都係唔好，照擺住喺餐枱上面先，一陣再算。

「你快啲去刷牙洗面啦，我搽麵包俾你做早餐。」我打開樽花生醬，發現自己缺少咗把餐刀同放麵包嘅碟。

「咁好嘅，整早餐俾我食。」但係佢心有靈犀咁知我想要啲咩，已經喺廚房擺咗把餐刀同碟放咗喺枱面。

「咁你之前成日都買晚餐俾我食。」我拎起把餐刀，將花生醬搽喺半邊方包上面，再對摺夾埋就完成。

就係佢梳洗緊嘅呢個時候，我驀然發現佢客廳房放咗幾疊乾淨未用過嘅紙皮箱，仲要係摺起咗，整整齊齊咁挨喺牆邊，我醒起中四嗰年我爸媽離咗婚，屋企都突然多咗好多類似嘅紙皮箱，但後來我媽咪就帶住我去親戚屋企住，所以我一直都唔知嗰啲紙皮箱係用嚟做咩。

啊！

我記得我媽咪後尾同我講返，佢哋離婚無耐我爸就同另一個女人移民去咗加拿大，連錢都冇寄過返嚟，如果唔係我爸咁樣掠低咗我同媽咪一走了之，我都唔使住喺叔叔屋企。我敢講，佢肯定冇諗過自己個女，會因為咁而遇到啲一世都無辦法忘記到嘅事。

吓，咪住先，咁唔通？

正當我喺腦海之中將新舊記憶碎片重新連接之際，咁啱郭家朗就喺呢個時候，從浴室入面行返出嚟，條濕漉漉嘅浴巾仲掛住喺佢條頸度。

「我準備好嚟食我女朋友...整嘅愛心早餐喇。」佢攤住條浴巾抹乾頭髮，聲線調皮地說道。

「食你個頭吖。」偶爾俾佢言語上佔下便宜，其實都甜蜜嘅，但係好似唔包括呢次。

我搽下搽下就差唔多將成袋麵包搽晒，見佢食得咁開心。

咁，我好唔好問佢點解有咁多紙皮箱放喺度。

我們都不是無辜的（上集）

{ 我們都不是無辜的—周國賢 }

...

「你尋晚又同邊個女人上床啊？」從房間裡傳來一把激動得顫抖嘅聲音，係我媽。

「痴撚線，你唔好成日響度思覺失調咁喇，以為全世界嘅男人都剩係識得去滾。」然後係另一把沉穩但又冷酷嘅聲線，屬於我爸。

「我思覺失調？好過有啲人做咗唔夠膽認。」我媽講到後面更刻意調高聲線，但隨即緊接住係一記響亮嘅打耳光聲。

「啊～」我媽發出一下尖銳慘叫聲。

我伏喺佢哋房門外偷聽著，莫名嘅憤怒同驚恐感覺同時湧至心頭，當我垂低頭向下望嘅時候，我見到自己雙手拳頭不自不覺間已經握到好實，同時呼吸起伏急促，瞬息之間腦海泛起一股念頭，好想衝入去噶止佢唔好再咁對我媽。

「你都唔方好得去邊啲咋，你以為我唔知咩。」但係呢個時候我爸嘅吼怒，又如雷轟頂咁徹底粉碎咗我對呢個家庭嘅美好想像，房間裡混亂嘅吵鬧聲逐漸變到模糊不清。

「砰！」突然木門發出一下巨響，將我嘅注意力瞬間扯返嚟現實環境當中，然後房門猝然打開，我媽掩住雙眼奪門而出，直奔向洗手間，好似並冇發現到我嘅存在。我視線從我媽轉向地下，見到有隻棕色毛毛熊公仔攤咗喺房門嘅地板上面，我估應該都係頭先房入面衝突之中嘅連累者。

毛毛熊公仔係無辜㗎。我偷偷地將佢執起，轉身溜回自己睡房，將隻毛毛熊公仔放喺我床邊，同另一隻同款嘅毛毛熊公仔並排放埋一齊。

望住佢哋，我諗返起小六聖誕節嗰時，我爸帶我去玩攤位遊戲，最後贏咗兩隻熊啤啤，佢捧住兩隻公仔話呢隻送俾你媽咪，呢隻呢送俾我乖乖女，咁就啱啱好一人一隻湊夠一對。

——呢一日，係我升中三嘅最後一日暑假。

...

「媽咪吖，書簿津貼申請就快截止喇，你又話會俾埋啲收入文件我嘅。」

返到屋企之後，我見我爸媽道睡房門打開咗，我知道今日媽咪返夜更，所以應該得佢響屋企，於是我除咗對皮鞋之後就向住睡房方向喊道。

「好，你等我一陣。」房間裡面傳出既熟悉又柔和嘅聲線，然後係一連串開櫃門櫃嘅聲音。

「喂咗，咁耐嘅。」班上面坐我隔離個男仔今朝仲約咗我一陣陪佢出去買書㗎。

「之前都唔使申請嘍，做咩今年一定要我整嘞。」我開始等到有啲唔耐煩，於是行入間房裡面，坐喺佢咁張床度，伸個頭望吓我媽仲要整幾耐。

「呢度係媽咪嘅收入文件，呢份...呢份係你媽咪同你爹咁啲離婚文件，你交埋俾學校，應該就唔會問你爹咁嘅收入有幾多嘍喇。」

「吓...？」

我望住眼前呢份文件，標題寫住「暫准離婚令」，呢五個字深刻咁烙印咗我腦海入面，當我仲諗緊暫准係咪代表其實仲有商量餘地，但我隨手揭去後面個幾頁，見到有份附件寫住「暫准離婚令轉為絕對判令證明書」，呢刻我完全唔知道我應該要同我媽講啲咩好，我只係拎住呢疊文件耷低頭，默默咁行返去自己間房。

以前我覺得我爸媽間房好溫暖，我記得我細細個嗰陣我仲會有理冇理咁，一起身落床就衝入佢咁房，爬上佢咁張床攝喺佢咁兩個中間馴覺，佢咁會一齊攬住我，然後問我放假想去邊度玩，我仲好天真爛漫咁答，我想匿喺你咁個被竇唔出嚟～

——呢年我啱啱升上中四，認識咗曾皓賢。

...

「我唔要嘢，我唔鐘意嘢。」我媽咪見我企咗喺餐廳外面遲遲都唔肯入去，於是乎走出嚟勸我。

「你都未見過，做咩咁快就話唔鐘意。」我媽雙手搭住我膊頭，用好溫柔嘅語氣望住我雙眼講，但我知道我唔應該俾佢成功軟化到我。

「我都唔識佢。」我根本就唔想知嗰個係咩人。

「所以而家媽咪介紹俾你識。」

我媽居然拉住我隻手直接行入餐廳裡面，我嘗試同佢鬥力不果，但入到嚟見到呢個餐廳裝潢格調優雅，肯定係為咗想我同呢個陌生叔叔初次見面時，留低一個美好嘅印象。

「叫人喇。」坐低咗之後，我媽用手肘輕力撞咗我一下提我同佢打招呼。

「你好。」我遵循我媽意願，向對住坐嗰個人，冷淡咁打咗聲招呼。

「你好啊，你叫咩名啊？」然後佢笑面迎人咁坐側一格，角度剛好對住我，散發住偽善嘅感覺。

「我叫王樂兒。」我完全唔想直視佢。

「同你媽咪一樣生得咁靚女，好喇，其實我同你媽咪係同事嚟嘅，我哋亦都商量過，你哋兩母女可以搬入嚟我屋企住，以後就唔使寄人籬下啦。」

佢嘅笑容，令我有種由心而發嘅討厭。

「快啲多謝人喇。」我媽又用手肘撞多我一下。

我純粹覺得，雖然呢間餐廳環境氣氛既清靜又優雅，但係整餐飯我都只係聞到一陣陣厭惡嘅味道。

——呢年我準備升上中五，但我從來未準備過要迎接之後發生嘅事。

...

正當我諗到入晒神嘅時候，郭家朗喺我眼前揮揮手，將我靈魂拉返入嚟地球。

佢見我頭先定晒形咁望住牆邊個疊紙皮箱，可能都心覺不妙，於是乎佢提議不如去佢間書房度溫書。

我原本都有呢個打算去佢書房溫書，然後我哋開始執拾枱面上嘅餐具，佢將啲刀碟放返入廚房，而我就帶埋啲溫書筆記走入去佢書房張床坐低，只係感覺上佢執嘢個陣，動作特別快，好似趕時間咁。

郭家朗入到房後，見我坐咗喺床邊，於是好興奮咁撲埋嚟我度，就係咁，我成個人軟癱癱咁俾佢壓咗喺張床上面，但我並冇抗拒到，因為我腦海裡面只係諗住另一件事。

「你有冇嘢想同我講？」我作最後一次試探性問道。

「我哋不如...？」佢含情脈脈咁望住我，哄埋嚟錫咗我臉頰一下，無視咗我條問題。

果然，全世界嘅男人都係會俾情慾衝昏理智，既然你見到我發現咗啲紙箱，但你依然選擇唔向我坦白，唔俾我知道個真相。

咁好吖，我都唔會同你講我呢刻已經決定咗，我會跟曾皓賢去歐洲旅行。

——今日我要擺返屬於我應得嘅主導權。

我們都不是無辜的（中集）

我已經受夠俾人任意擺佈嘅生活，點解所有事情都要係你哋決定好晒，去到最尾嗰刻先嚟循例通知我，但我更加討厭嘅係，俾身邊最信任嘅人拋棄嘅感覺。

所以就算到時候去到歐洲，曾皓賢同曾佩淇佢哋兩小無猜咁一齊玩又好，我做足全程電燈膽都好，我都唔會有任何怨言，因為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

既然郭家朗選擇呢住我，咁我都可以製造一個秘密出嚟呢返佢。我感覺到，我嘅戒心驅使緊自己默默咁築起一道圍牆，但係我咁做都只係想保護自己，唔想再受到傷害。

呢日夜晚，我返上屋企門埋睡房門打電話俾曾皓賢，我同佢講，我決定會跟埋佢一齊去歐洲旅行。

「你問咗你男朋友喇？佢都去？」

「佢唔去啊，我想跟埋你哋去得唔得？」我方同到郭家朗講呢件事，就係因為我想呢住佢，同時間我亦都唔會俾曾皓賢知道呢樣野。

「可以啊，不過曾佩淇話佢想去日本多啲，所以得返我同你兩個。」

「冇所謂吖，兩個去都好吖。」咁就唔使再擔心自己要做電燈膽。

「你幾時變到咁好嘍，中五嗰年約你去主題樂園，你都唔理我嘅。」

「咩吖，邊有唔理你，因為你約埋嗰班女仔去，咁我嗰陣同佢哋唔熟，你知嘍。」我記得嗰陣佢約埋區嘉桐嗰班排球隊女仔，我去嘅話只會係一個閒人。

「原來要單獨約你先會應承，明白晒。」

「明白你個死人頭吖。」曾皓賢對住我永遠都係咁口花花，只係唔知道佢對其他女仔係咪都係一樣。

不過，唔知個天係咪總係鐘意同我開玩笑，當我想瞞住郭家朗同曾皓賢一齊去歐洲旅行，偏偏最終就只係得我一個人選到個歐洲義遊團。

而DSE都過咗一半，郭家朗佢係文科生，我同曾皓賢就係理科生，所以自從四月尾考完中英數通識之後，我同郭家朗嘅考試時間就開始各行各路，呢日考完Chem之後，曾皓賢約我喺老地方茶餐廳見面。

「唔好唔開心喇，到時候我會影多啲相俾你睇。」曾皓賢同老闆娘落好單之後，我就安慰佢說。

「你真係諗住自己一個去？」點知調返轉頭俾佢關心返我。

「嗯，唔使怕嘞，去到會見到其他義工嘍嘛。」

「係啫，但你男朋友真係肯放你去？」曾皓賢追問道。

佢係試探緊我同郭家朗嘅關係？畢竟自從上次我同佢推論完郭家朗嘅秘密之後，我都冇再喺佢面前提過呢個話題。

正當我唔知點答好嘅時候，老闆娘行埋嚟送上一杯熱奶茶同熱檸水，成功打斷咗我哋個對話，平時啲嘢飲都冇嚟得咁快，今次嚟得正好及時。

「呃...得喇喇，我會諗方法氹掂佢。」但我都係把握唔到老闆娘幫我爭取到嘅時間，去諗個好啲嘅答案。

「咁我呢？」佢遞包砂糖俾我，但又故意向後微縮。

「你都唔使我氹喇。」我嘟起嘴搶走佢手上面包砂糖。

唔知道係咪我嘅錯覺，我發現曾皓賢最近無論係言語上嘅挑逗，抑或係行為上嘅，都比以前多咗好多，但係令我意想不到嘅係，我自己居然會享受佢呢種對待我嘅方式。

呢段日子，我開始偷偷地準備去歐洲嘅行李，首先我要諗辦法收埋我新買嘅旅行背囊，四顧自己間房，唯獨是係個衣櫃最適合用嚟收埋啲嘢，因為呢個空間連我媽咪都唔會點理，郭家朗亦唔會睇我衣櫃，至於叔叔會唔會變態到打開嚟睇，我真係唔想去諗。

我打開衣櫃，思考緊可以點樣盡量騰出空間去安置我個背囊旅行，老實講平時我都好少會認真去睇自己個衣櫃，通常將啲衫裙褲掛好咗就算數，但呢次重新審視自己過往著過嘅衫嗰陣，我只係俾呢條純白色，但又密密麻麻寫滿晒字嘅校裙吸引住我視線。

我拎出嚟，逐段逐段字重新睇多一次，我又諗返起當日郭家朗為咗氹我開心而搞咗場「校園告別賽」，然後仲叫埋其他隊友一齊過嚟幫我寫校服。只不過，當晚我同郭家朗兩個沉醉咗喺愉快之中，最終都係唔記得咗幫大家互相寫校服。

我望住呢條校裙，心裡面縈住梗係少咗一樣嘢，呢樣嘢應該係嚟自於一個好重要嘅人，起初望嘅時候，淡淡嘅遺憾油然而生；望耐咗之後，就覺得有時有啲嘢，過咗嗰個時機，再補做返，個意義就已經唔同晒，唔好諗住將啲嘢拖到最後先做，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個時機幾時會消失。

個旅行背囊逐啲逐啲咁俾我到塞滿滿，然後我就拉好拉鍊，靜待住起程去歐洲嘅日子。起飛當晚，我同郭家朗傾完電話之後，我靜靜咁預起背囊，推開房門，穿過漆黑一團嘅客廳。

忽然間我醒起自己對波鞋已經收埋咗喺背囊入面，情急之下又唔想驚動到屋企入面嘅人，唯有喺鞋櫃度搵返嗰對綁帶涼鞋出嚟著，然後輕輕力扭開大門門鎖，喺無人知曉嘅情況之下成功離開呢個屋企，直去機場。

呢刻我聯想返起當初我誤打誤撞，第一次喺學校禮堂後台發現排球隊儲物室秘道嘅嗰種感覺，一種終於搵到屬於自己私密空間嘅感覺，一個能夠將我所有情緒暫存寄託嘅地方，通向無人知曉嘅世界。

我們都不是無辜的（下集）

或者，旅行嘅意義並唔係在於參觀咗幾多個名勝，試過幾多道異國佳餚，抑或認識咗幾多新面孔，有時候一趟旅程，簡單到可以只係同自己內心嘅一場坦誠對話，重新確認自己所渴望嘅究竟係咩嘢，當然，冇人可以保證一定會搵到答案。

義遊團只係為期兩個禮拜，我哋主要係倫敦外郊嘅公園幫手做嘅生態保育嘅工作，而呢段時間我同自己講，應該要暫時盡量放低嘅香港嘅一切思緒，全情投入咗自己嘅義工崗位上面先，同埋享受每晚返到義工營裡面之後，同其他人一齊煮嘢食、傾吓偈、仲會有人玩音樂，其實都幾寫意。

我嘗試去認識唔同背景嘅朋友，佢哋每當有空餘時間就會叫埋我去市區參觀倫敦嘅名勝古跡，有啲男仔又會提議去佢哋鐘意嘅球隊主場朝聖，就算我從未都聽過嗰啲球隊名都好，每次我都會跟埋佢哋一齊去，就當係一次特別嘅體驗。

原來一班人柴娃娃咁周圍玩係幾開心嘅，但係呢種嘅開心感覺上亦都只係停留於過眼雲煙嘅程度，只係好似唔知嘅邊度亦都曾經感受過呢種嘅快樂。

我記得當晚離家出走之前，我同佢傾電話嗰陣，仲假扮想早啲瞓覺收咗佢線，其實我只係要趕去機場，直至隔咗大半日我去到倫敦落機之後，電話多咗百幾條未讀訊息，我先知道原來第二日佢見我遲遲冇覆電話，擔心我會唔會又遇到嗰啲唔開心嘅事，佢攞勻晒屋企附近咁多個地方去搵我，都完全唔知道我去咗邊，直至我覆返佢我去咗英國。然後，我再將佢個對話框轉做靜音模式。

喺呢兩個禮拜，佢一直關心我、安慰我，仍然嘗試用唔同方法去引我覆佢，從來冇停止過，但我最多都只係影吓周圍嘅風景俾佢知道我喺邊就算。老實講去到呢刻，理應我一早已經滿足晒我嘅報復心，奈何我得到嘅只有內疚感，本來我應該係義遊團結束之後就返香港，但係反而我選擇延長多兩個星期去荷蘭同法國，因為我已經唔敢返去面對現實。

倫敦坐夜船去荷蘭只需要一晚時間，喺呢趟船入面，有個亞洲面貌嘅女仔同我共睡一個船艙，佢起初以為我都係日本人，跟住我同佢講其實我係香港嚟。佢問係咩原因驅使我一個女仔獨遊歐洲，佢以為我係嗰種好勇敢要闖蕩世界嘅女仔，我話我啱啱相反，其實我好懦弱，我係逃避緊一啲嘢先至嚟到呢個地方，然後我同佢傾吓傾吓就慢慢進入咗朦朧狀態。

船到岸時佢輕輕叫醒咗我，佢喺我仲係意識迷糊嘅時候同我講，其實逃避並唔可恥，有時候退後一步都係一種方法去重新確認自己最珍惜嘅係咩嘢。就係咁，我同佢就係碼頭分道揚鑣，去到荷蘭沉澱咗幾日，我先開始認真思考個女仔同我講嘅呢番說話。

嚟到旅程嘅第三個禮拜，我終於鼓起勇氣去重新睇返呢段日子佢send俾我嘅短訊，甚至我碌到最前由一開頭開始睇起。原來最初係我搵佢先嘅，我將中文科默書個範圍send俾佢，我記得事後佢仲同我講返，佢將成篇《出師表》背晒，我笑佢傻瓜，明明只係需要背頭兩段。

之後到我哋困係儲物室嘅第二日，原本晏晝我哋要出席排球隊加操訓練，但係佢見我成程都冇出現過，佢唔剩咗咁打電話搵我，而且佢仲send咗好多短訊俾我，擔心我係咪唔舒服定係有其他原因，從字裡行間都可以感受到佢當時嗰種嘅關心，絕對唔止係寒暄問候。

校際排球決賽當日朝早，佢話好想我會去睇佢比賽，我突然醒起，嗰日比賽贏咗之後，喺慶祝同合照嗰陣佢不停咁四圍張望，其實應該就係想望我有冇嚟到現場，結果我最終都係令佢失望。

起初我去到英國嘅時候，佢好緊張咁問我點解粒聲唔出走咗去，但係我發現，每次我send相俾佢，佢都幾乎係秒覆返我，而且唔係純粹話「好靚喎」、「呢度邊度嚟㗎」呢啲求其敷衍嘅說話，而係佢每次都會好認真咁叫我唔好掛住影相啊，要小心啲有冇陌生人喺後面跟住我啊，又提我今日呢邊可能會落雨記得帶遮啊諸如此類。

就算我同佢之間相隔咗八個鐘頭嘅時差，就算我張相係咩時候send俾佢，就算呢邊係日頭佢夜晚，我夜晚佢凌晨，佢都依然照樣花時間同心機去覆返我，而偏偏我就喺度逃避緊佢。

當我發現咗呢點之後，原本嬲佢嘅感覺早已經蕩然無存，我開始積極主動去影多啲相俾佢睇，以前可能一日最多只係一張起兩張止，到而家我會盡量去發掘旅程之中得意嘅嘢，甚至只係我生活上細微細著嘅事，都會影底send俾佢分享。只係由唔知幾時開始，我發現佢好似冇再認真咁逐張逐張覆我，有時候會夾埋幾張一齊覆，有時仲會隔咗半日先覆返我...

呢日已經係旅程嘅第四個禮拜，我喺巴黎市中心街頭散步，就算佢對我冷淡咗都好，我依然繼續努力咁搵可以引起佢興趣嘅嘢影俾佢。忽然間我注意到前面條橋，欄杆掛滿咗成千上萬個七彩繽紛嘅鎖頭，我認得呢條就係巴黎情人橋，世界各地嘅情侶都會慕名而來將愛情鎖掛喺情人橋上，寓意至死不渝嘅愛。

我諗返起去荷蘭嗰趟船個女仔同我講過嗰番說話，於是乎我喺背囊到拎咗本袖珍畫簿出嚟，行到去情人橋中央搵咗個位置坐喺地板上面，望住一對又一對嘅情侶將佢哋嘅承諾緊扣嘅同時，我亦都將自己心裡面覺得最珍貴嘅事物，用鉛筆慢慢一劃一劃咁描繪出嚟。

經過咗四個星期，我諗呢趟旅行嘅意義，已經寄存咗喺呢本袖珍畫簿裡面，我將佢由背囊裡面抽返出嚟，放喺我個斜揸手提包入面，然後掛喺膊頭，帶住佢起程返番去我原本嘅地方。

《殘酷暗戀物語最終部曲》即將進入結局篇

女孩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愛比死更冷（上集）

{ 愛比死更冷—周國賢 }

喺巴黎機場臨回程之前，我厚住面皮咁將個航班時間send俾佢，再用錄音短訊同佢講：「我返嚟喇。」，呢次係事隔一個月以嚟，我第一次同返佢講嘢。

而直至電話訊號中斷，我都冇收到佢嘅回覆，我都好明白，佢絕對有理由黐我。

返到香港之後，我有幻想過佢只係專登扮唔睬我，然後突然出現喺機場，舉住牌仔咁迎接我返嚟，製造一個驚喜俾我。但隨住我從禁區走到接機大堂，冷清清嘅場面令我一切嘅想像落空。

我喺接機大堂隨便搵咗個位置坐低，裙袋裡面嘅電話突然傳來震動，我滿心歡喜咁期待係咪佢搵我，抑或係原來佢匿埋喺遠處偷偷地望住我？

不過，期望都只係換來另一次嘅失望，佢話有啲急事嚟唔切機場，如果我行李太重嘅話，佢叫我可以搵曾皓賢過嚟幫忙拎住先，佢搞掂好件事會喺屋企附近地鐵站接我。

其實我嘅行李，都只係得一個旅行背囊再加個斜揸手提包，雖然係重，但至少我都已經帶住佢哋去咗三個國家。我唔知道佢刻意叫我搵曾皓賢去幫係有咩用意，但既然佢咁樣講到，我都會跟佢意思照做。

同時我又喺度諗，就算佢有幾黐我冇同佢講就消失咗成個月，仲要喺呢段時間對佢愛理不理，陣間只要一見到佢，我就即刻衝埋去攬住佢、嗲吓佢，要先令到佢心軟，再慢慢搵機會同佢道歉。

與此同時，由機場返去屋企嘅嗰程地鐵入面，曾皓賢嘅神態比起我去旅行之前更加曖昧，我同佢分享我喺歐洲所見所聞嘅時候，我感覺上佢望住我，仲多過專心響度聽我講嘢。

終於返到屋企嗰地鐵站，離開車廂之後，我刻意同曾皓賢保持住前後腳嘅距離，無幾耐就見到郭家朗喺前面挨住條柱攞緊手機。

冇見一排，佢都仲係咁鐘意擺甫士。

我直接將曾皓賢拋離身後，朝住郭家朗個方向衝埋去，成個身撲入佢懷抱之內，呢個時候佢隻手已經搭住咗我條腰，而且仲含情脈脈咁望住我。

當我仲以為身體接觸真係有用之際，原來一切都只係我嘅妄想。我哋離開地鐵站之後，佢一直都有講過半句說話，冇過問我去旅行嘅任何事。

直到返到我屋企之後，已經係傍晚時份，佢話有啲說話想同我講，講完就會走。

我知道一定唔可以俾佢咁快就走，我話難得屋企今晚冇人，夾硬將佢拉入客廳，要佢試埋我嘅廚藝先准走，因為我想好好咁為我嘅任性向佢道歉，我想同佢講我以後都唔會咁自私，不顧一切咁走咗去。

喺廚房擾攘咗一輪之後，我將兩碟精心泡製嘅忌廉蘑菇意粉擺喺餐枱上面，係我哋兩個最鐘意食嘅味

道。當我擺放緊餐具嘅同時，亦都思考緊應該點樣同佢道歉好，但結果俾佢搶先咗。

「其實，我冇辦法你粒聲唔出就去咗歐洲，我知道你一定有某啲原因，先會決定咁樣做。」

我默默咁坐喺佢隔離，耷低頭，凝視住眼前兩碟意粉所散發出嚟嘅蒸氣。

我唔知道佢係咪只係扮唔聽我，但當我偷偷望咗佢一眼，見到佢真誠嘅眼神，愧疚感一下子注滿我內心，我好想同佢坦白自首點解我會突然間離開。

「見到你返嚟，我好開心，起碼我仲可以喺最後呢幾日見多你一面。」我聽到呢度個心一沉，但已經冇時間俾我思考，因為跟住佢終於揭曉，嗰個埋藏咗喺佢心底好耐嘅秘密。

原來，佢真係要移民，本來其實仲有一個月時間，但係因為臨時改早咗，所以呢三日已經係佢留喺香港最後嘅時光，暑假過後佢就開始喺英國讀書。

自從當日我喺佢屋企見到啲紙皮箱，我就聽佢一直隱瞞住，唔肯同我講佢要離開我。

我以為自己一早有晒心理準備，但當親耳聽到嘅時候，我個心依然好似俾把刀捅咗入去咁。

「我冇辦法可以同你一齊繼續讀書，達成唔到你嘅心願。」

而佢竟然一直記住我當晚飲醉酒講嘅幼稚說話...

如果，當日唔係我突然間咁走咗去，原本我哋仲有多一個月時間相處，而家我哋只係得返幾日嘅時間，我仲可以點樣補償返俾佢？

我捉住佢隻手，想哄埋去攬住佢。

但佢鬆開咗我隻手...

我只可以強忍住淚水，望住佢嘅臉龐側影。

「身為一個排球隊隊長，照顧隊員嘅職責，嚟到呢度，終於完結喇。」佢展露出一副寬懷嘅笑容，繼續說道：「不過見到你開始識得笑，開始識到新朋友，其實我都有其他嘢可以再為你做，係咪先？」

佢抬起頭，望住掛喺牆上面嘅時鐘，我視線都不自覺咁跟住佢望上去，然後佢繼續說道。

「頭先喺地鐵站，我故意攬住你，去觀察你best friend嘅表情，跟住我就知道佢鐘意你，人哋可能就係等緊一個同你表白嘅機會。」

「而家我將個機會交俾佢。」

我心裡一酸，連忙捉住佢手解釋：「唔係咩，我同佢只係好朋友嘅關係，唔係你諗嘅咁啱...」

今次佢冇再掙開我隻手，佢企起身，伸手摸我個頭續道。

「傻瓜，有邊對情侶一出世就喺埋一齊啱？好朋友都可以培養感情變成情侶啱啱。」雖然佢摸住頭

我心裡面有股甜意泛起，但同時都有種酸溜溜嘅感覺交集住。

佢話，當日喺排球隊儲物室門邊，見到我捧住個排球講心事嗰陣，佢曾經對上天許下諾言，只要我能夠幸福快樂，就算要佢犧牲一半壽命換取，佢會毫不猶豫。

或者係因為呢個諾言，當我由黑暗之中嘅最深處，逐步逐步咁爬返上嚟之後，呢個代價亦都同時間慢慢浮現，就係從此，我會喺佢生命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亦等於將佢生命切割一半。

後來佢諗通，同我分開並唔係佢最大嘅傷痛，佢最怕嘅係，當佢離開咗之後，我會重新跌返入深淵裡面，所以唯有見到另一個男子可以取替到佢嘅位置，佢先能夠放心，等我喺佢生命中慢慢咁消失。

我忍唔住問返佢：「你將我讓俾另一個男子照顧，你捨得咩？」

佢以最溫柔嘅聲線對住我講：「你可以搵到一個好好照顧你嘅人，就係我最大嘅心願。」

呢晚，佢並無留低食埋晚飯先走，我竟然一直冇察覺到，原來由始至終佢都係為咗我著想，而內心就獨自承受住咁大嘅痛楚。

喺佢臨離開之前，佢擺起我部手機將兩碟意粉影底再直接send俾曾皓賢，然後帶點調皮，笑咪咪咁將部電話交返俾我。

「喺，幫你開咗個頭㗎喇，我走喇，以後你要自己加油知唔知？」

愛比死更冷（中集）

當佢全心全意去關心我嘅時候，我選擇咗將佢推開，而當我回心轉意想再捉緊佢嘅時候，已經發現佢悄悄咁離我而去，呢個可能就係我同佢最遙遠嘅距離。

大門鎖上嘅剎那間，我發呆咁望住餐枱上兩碟忌廉蘑菇意粉，早就已經攤凍咗。我趴喺餐枱上面，腦海霎時之間空白一片。感覺上，我又再一次俾最親近嘅人拋低。

但係我唔想今次就咁完得不明不白，我仲未同佢分享——喺呢趟旅行入面，曾經有個日本女仔鼓勵我去重新認識，究竟我心裡面最重要嘅事物係咩嘢。

我想俾佢知道，當日我坐喺巴黎情人橋上面，幻想住佢亦都坐喺我旁邊攬住我腰，我挨住佢肩頭，共同見證住情侶互相許下諾言，然後再到我哋將一對嘅愛情鎖，緊緊咁扣喺欄杆上面，最後相擁互吻...

我想俾佢知道，我心裡面最重要嘅人...

就係佢。

我返入睡房，拎返起個斜揸手提包，確認多次本畫簿依然仲喺裡面，然後重新掛返喺膊頭上面，推開屋企大門之後直接朝住後樓梯方向衝過去。

我今次一定唔會再逃避落去。

穿過樓梯，我去到佢屋企門前停低，用手梳返好啲頭髮，整理好自己儀容，雙手拍拍自己臉頰。

「王樂兒，加油！」我幫自己打打氣，再深呼吸一下。

再按下門鐘——

「鈴...鈴...鈴...」

感覺上，佢屋企門鐘鈴聲好似唔同咗？

門鈴聲靜止過後嘅沉寂，令我心跳加速更加緊張，但係我又唔敢好似以前咁攞鐘攞到佢應門為止。

半晌過後，終於聽到有腳步聲漸近，門打開了，我壓抑住傷感，努力擠出一個笑容。

只係眼前呢個男人我從來未見過，佢唔係郭家朗，亦都唔係佢爸爸。

「小妹妹，你搵邊個啊？」完全係陌生人一個，但可能係佢親戚？

「我想問郭家朗喺唔喺度？」我鼓起勇氣咁問，雖然我唔敢直視佢對雙眼。

「佢哋三個禮拜前已經搬走咗喇，間屋賣咗俾我哋啦啲。」

「你話...佢哋三個禮拜前已經搬走咗...?」

「係啊，佢哋移民所以賣咗呢層樓，而且郭生郭太太好似已經飛咗喇，你不如打俾你朋友仔問吓喇。」

「唔該你...」我帶著失望嘅表情，向面前個男人點頭道謝。

當男人關上門後，佢最後個句說話一直徘徊喺我腦海入面，佢頭先話郭家朗爸爸媽媽已經離開咗香港，而佢哋又已經賣咗間屋，咁呢三個星期郭家朗住喺邊度？唔通佢呢三個星期只係孤零零一個人過？

突然間我腦裡閃過一個念頭，會唔會係原本佢哋一家人一早就應該要喺三個禮拜前飛，只係郭家朗想等埋我喺歐洲返嚟見我最後一面，所以先自己獨留香港？

籬線...王樂兒你而家憑咁咁自以為是，覺得人哋會肯花時間去等你啫。

我行返出電梯大堂，望住電梯顯示嘅所在樓層，兩部同時喺G樓，點解偏偏要喺最趕時間個陣先嚟方。

「王樂兒，冷靜啲...冷靜啲...」

我調整住自己急促嘅呼吸，重新思考最有機會可以搵到佢嘅地方。

親戚屋企？但我完全唔識佢啲親戚吖，點算好...

酒店？我記得細細個搬屋個陣，聽過我爸同我媽商量，要唔要搵間平平地嘅酒店租返兩個星期暫住，我個陣仲滿心期待咁走去同佢哋講，我想住新開個間迪士尼酒店，佢哋捏住我面珠墩，話邊有咁多錢住咁多晚啊傻女。

定係去咗陳柏希屋企呢，但呢刻我仲有咩面去打俾佢問郭家朗嘅下落。

最後，我決定一邊打電話俾郭家朗，一邊跑去附近幾間酒店打探。

「小姐，為咗保障租客嘅私隱，我哋唔可以咁樣幫你查㗎。」

「求吓你吖...可唔可以幫我一次，幫我一次咁多吖。」酒店前檯姐姐佢好有禮貌同耐心咁重覆答我，而我依然繼續趴喺檯台係咁求佢，同時又四圍張望希望見到佢嘅身影。

「真係唔可以啊小姐，不如你打俾你朋友問吓啊。」前檯姐姐皺着眉頭說道，我都唔好意思再煩住人哋。

「佢唔肯聽我電話...」

呢間已經係附近最後一間酒店，我帶住失望轉身離開，我已經冇其他頭緒可以點樣搵到佢，而我亦都終於體會到當日我失蹤嘅時候，佢嘅心情係有幾咁焦急同沮喪。

「嘟嘟...」

「嘟嘟...」

「你所打嘅電話暫時未有人接聽，請你遲啲再打過嚟喇。」

我望手機電量逐點逐點咁變少，心裡面越嚟越著急：「衰人你去咗邊吖...」

忽然間雨聲潺潺，只見周遭嘅途人紛紛急著躲到屋簷下避雨，雨勢越落越大，完全並冇要停止嘅跡象，我反而任由雨點將我身影淹沒其中，至少冇人會留意到我臉頰上嘅係雨水定係淚痕。

我漫無目的咁繼續喺雨中前行，逐漸逐漸覺得雙腿軟麻，越踏一步都要花上全身氣力，終於去到一刻，我索性就咁曲膝踎喺街上，無視其他途人嘅目光，耷低頭細聲啜泣。

雨點繼續無情咁灑落喺我身上，忽然間我反而寧願雨勢再落大啲，我甘願俾雨水狠狠咁拍打，就當洗滌我嘅愧疚又好，或者當係懲罰我都好。

又或者我只係純粹渴求，如果佢而家見到我咁樣，會唔會可以重新搏取到佢嘅憐憫，同佢再一次相遇。

時間唔知過咗幾耐，我意識逐漸變得迷糊，開始感受唔到雨點拍打我身體嘅痛感，但同時雨點聲又變成響亮嘅「啪嘞啪嘞」聲。

嗯？

我俾水汪汪嘅眼眶擋住咗視線，只係依稀望見有一個高大嘅身影擔住把遮，筆直咁企喺我面前。

原來「啪嘞啪嘞」係雨點滴喺佢把遮上面嘅聲音，但係佢嘅臉容亦咁啱俾把遮擋住咗。

愛比死更冷（下集）

「王樂兒...」

「王樂兒...」係咪我有幻聽？點解我好似聽到有人叫緊我...

「王樂兒...？」而且呢把聲好熟悉吖..唔通真係你返咗嚟搵我...？

「點解每次見親你都係傷痕累累㗎？」

我面前呢個高大嘅身影，跔低身，左手撐住雨傘，右手擦走我臉龐上嘅淚水，然後再將佢身上件襯衫外套，除咗落嚟披喺我膊頭上面，最後托住我手肘扶我起身，整個動作一氣呵成。

「你點知我會喺度㗎...？」我冇諗過，我朝思暮想嘅佢真係會重新出現喺我面前，霎時間眼淚又控制唔住，而佢又再一次溫柔咁幫我擦走淚珠。

「頭先我喺大堂等嗰陣，突然間見到你打開屋企度門，跟住你就一支箭咁衝去後樓梯。」

「到我落到樓下方耐，你又向住另一個方向咁衝咗出去，我擔心你，於是我一直跟住你後面。」

「原本我諗住克制住自己唔好搵你，只係想跟喺你後面。」

「但我都係唔忍心睇住你一個女仔喺度淋雨，所以我就喺度喇。」

「同理，乜你唔記得咗我呢個隊長，最鐘意跟蹤女隊員㗎咩？」講到最後，佢伸手捏住我面珠墩，我嘟起嘴，情不自禁咁伸拳搽落佢胸膛，只係越搽越細力，最後索性撲入佢懷抱裡面。

雨好似都停咗...

「正衰人，你唔准搽低我吖...」佢又食咗我一錘。

「唔准搽低我吖...聽唔聽到吖...」然後再連續食咗我兩錘。

「好喇，好喇，我邊會捨得搽低我呢個咁可愛咁又靚女嘅女朋友。」

佢將我緊緊咁抱實，一直輕撫住我嘅頭髮，雖然啲頭髮已經俾雨淋到濕漉漉，但佢依然好有耐性咁，一束束咁幫我梳返順暢。同時間，佢嘅體溫慢慢從佢身體傳遞過來，係我感受過最溫暖嘅感覺，如果時間可以永遠停留喺呢刻，咁我哋就永遠唔會分開。

不過我都知道呢個世界並無永遠，由開始嘅一刻就註定咗總會有終結嘅一日。

而且呢一日已經來臨。

佢將我輕輕從佢嘅懷抱裡鬆開：「咁調返轉，你搽低我。」然後指住我個心。

佢接住說：「如果你唔狠狠咁搽低我，咁我會好唔捨得你，我會日日掛住你，到時候我去到英國獨伶

伶一個人我會好傷心。」講吓講吓，我見到佢開始眼泛淚光，睇得出佢只係好努力咁抑壓住。

「唔得咩，我唔准你唔開心。」我搖頭說著，同時伸手捏住佢面珠，我唔忍心再用拳頭打佢。因為佢都已經傷痕累累，再打嘅話，我會心痛。

「傻瓜，咁所以你快啲搵到新嘅男朋友，等我可以早啲死咗條心，忘記咗你。」佢輕輕捉住我隻手，從佢嘅臉頰上面順勢放返落嚟。

「對唔住咩...我完全冇為你做過啲咩...」而家諗返我覺得好內疚，喺呢段關係裡面，從來都係佢做付出嘅角色。

「噏，如果你想報答我嘅話，你就應承我，俾我早啲忘記咗你，好唔好？」

「我會唔捨得你...」

「唔會啊，到時有男朋友陪你，你就會唔記得我。」

「你唔俾人哋一直記住你嘅...」

假如當初你有出現過，就唔會有今日嘅王樂兒，所以你喺我身上遺留過嘅痕跡，即使隨住時間流逝而慢慢磨蝕，但過往種種嘅回憶都曾經迴腸盪氣咁存在過。

只要存在過，就唔會消失。

「夜喇，我送你返去先好唔好？」

喺呢趟路上，我哋兩個心裡似有默契，知道我哋剩餘嘅相處時間同步行返屋企嘅距離，已經劃上等號，我哋雙手十指緊扣住，刻意放慢腳步，好好咁珍惜埋呢段最後嘅時光。

佢同我解釋，點解佢選擇將移民件事隱瞞到最後一刻先至坦白，係因為佢擔心我知道咗之後會唔開心，所以佢情願強裝無事發生，盡可能延長我哋甜蜜愉快嘅日子。

因為我嘅任性，完全糟蹋咗佢嘅好意。

我問佢，頭先樓下個叔叔話，你爸爸媽媽已經飛咗去英國，咁點解你仲會留嚟香港。

原來佢爸爸媽媽因為工作關係要提早去英國安頓，但係當時我仲喺歐洲，所以佢真係孤身一人留嚟香港，租咗間酒店暫住，就係為咗等我返嚟。

因為我唔識得珍惜，所以我其實唔值得擁有佢嘅愛。

當刻呢條擠擁嘅街道上面，彷彿只剩低我哋兩人，喺日月星辰嘅見證之下，走完我哋最後一段嘅旅程，當到達岔岔路口之後，從此以後我哋就互不屬於對方。

終於，我哋返到屋企個層嘅電梯大堂，以前佢每當送到我嚟到呢度，我都總會覺得好快我哋又會有下一次嘅見面機會，但係今晚佢再送到我嚟呢度，我哋兩個嘅心境都已經唔同咗。

我將件襯衫外套除返落嚟俾返佢，然後喺我個斜揸手提包裡面，擺咗我本精裝畫簿出嚟：「郭家朗，我有啲嘢想俾你睇，你可唔可以陪多我一陣？」

「睇咩嘢？」

「你自己睇～」我將畫簿揭去當日喺巴黎情人橋上畫下嘅嗰幅畫，然後遞俾佢，再擰轉面避開佢目光，唔想俾佢發現我已經臉紅耳熱。

「個男仔係邊個嚟㗎，畫得咁型嘅？」佢仲要將本畫簿遞嚟我面前，指住個男仔問我。

「明知故問，咪你囉，正衰人。」係要人咁臨尾都要打多你一錘先開心嘅。

「王樂兒你有冇帶筆嚟身？」

「嗯？」我摸摸自己個手提包，又真係有支鉛芯筆放咗喺度。

「我記得呢...佢左手呢個位置係有粒墨嘅。」佢擺住我支筆喺度比劃緊啲唔知咩嘢。

「喂咗，你做咩咁曳改我幅畫㗎。」我挨喺佢身邊，望住佢喺畫上面輕輕咁畫咗粒點喺個男仔嘅手臀上面。

「傻瓜，唔係改，係我哋兩個一齊完成。」佢將畫中巴黎情人橋上面攞住我嘅嗰個男仔，由郭家朗轉換成曾皓賢，佢呢個簡單嘅舉動，唔知道背後蘊藏住幾多豁達、無私同對我嘅愛。

電梯門再次打開，郭家朗孤身行入裡面，我哋兩個四目相對，心裡面都知道門門埋之後，我哋從此分隔兩地，可能唔會再有機會相見，但無論如何呢刻我哋都唔捨得離開雙方視線。

電梯門關上之際，我奮力擋住了門，向住佢喊道。

「第時你識到新嘅女朋友，你可唔可以話我知？」咁樣等我都唔會再抱假希望...

「嗯...如果你搵到新嘅男朋友，你都話我知，好冇？」佢點頭向我微笑。

「嗯，我一定會㗎！」

「我哋勾手指尾㗎。」

門再次關上前，我哋互相許下最後嘅承諾。

我應承你，我會努力去追尋我嘅幸福。

你都一定要。

預告：星期三晚將會更新大結局

【終章】初戀殘酷物語

{ 初戀殘酷物語—周國賢 }

如果今日你有一個溫柔體貼，又善解人意嘅女朋友。

咁可能因為背後佢經歷過戀愛當中刻骨銘心嘅教訓、感情離別嘅苦澀煎熬，係一點一點咁累積落嚟，一直牽引住佢，慢慢咁成為今日嘅佢。

不過，佢過去發生過嘅事，其實你未必想知道，佢亦都未必願意同你分享，就等嗰份回憶好好咁封存喺適合嘅地方，唔好再刻意去觸碰佢。

自從你離開咗我之後，時間好似倒流返番去中四啱啱認識「佢」嗰陣。

我記得，開學初頭原本區嘉桐坐我隔離，後來班主任先調咗佢同我一齊坐，原因係區嘉桐幾乎每日都喺度蝦我，最鐘意伸手扯我條辮，再將我個髮圈扔落垃圾桶，又會擦走我喺書枱上面畫嘅畫。

但係佢就唔同，佢會陪我畫畫，我哋一人一筆畫咗座城堡出嚟，當佢修飾緊啲線條嗰陣，佢托住腮笑吟吟咁望住我講：「住喺裡面嘅就係我哋。」

就係佢呢句唔知係有心定無意嘅說話，我由嗰刻開始暗地裡鐘意咗佢。

由嗰日開始，我哋關係變得越嚟越親密，無論係返學、食Lunch定係放學，我同佢幾乎都係形影不離，但係我從來都唔敢同佢講出我心裡面嘅感覺，我怕當我講咗出嚟之後，我哋嘅關係就會改變，我怕要再經歷多一次失去嘅感覺。

所以，升上中五嗰陣，我都冇同佢講我每晚都要忍受叔叔嘅獸行。直至去到中六嗰年，我同「你」相遇，你直接闖入我嘅宇宙裡面，你願意接納我嘅過去，令到我好快就依賴咗你嘅關懷，喺你身上不斷獲取我所渴求嘅憐憫，但最後你又悄悄咁離開咗我，不帶走半點星塵。

當晚同你分手，我唔太相信自己內心仲可以再騰出空間去容納到另一個人。

分手嘅第二晚，喺你眼中總係傷痕累累嘅我，又再一次意外受傷，不過呢次我冇可能奢求你會再次出現。

慶幸地，正如你離開前嘅盼望，「佢」代替咗「你」嘅位置，將我抱起跑咗好幾條街送去醫院，由嗰刻開始我終於感受到佢一直埋藏住嘅嗰份真誠。只係我好清楚知道，如果唔係你幫我打開咗心入面嗰道扇門，我亦唔會感受得到佢對我嘅感情。

我並冇忘記我同你之間嘅承諾，我急不及待想同你分享，可惜喺醫院留院當晚我部電話並唔爭氣冇晒電，好彩最終我都能夠趕及第二朝喺你臨飛之前，用短訊話到俾你知我終於搵到一個願意照顧我嘅男仔。

無幾耐我就搬咗去佢屋企同佢一齊住，佢爸爸媽媽因為工作關亦長期唔喺屋企，後來有一日我媽咪同我講，叔叔因為喺地鐵非禮女學生而俾人拉咗，好似話係個女仔主動向其他乘客求助共同指證佢，我

覺得個女仔真係好勇敢，因為一直以來我只係識自己一個人默默咁承受。

而我總係覺得，你只係身處喺某處角落，默默咁守望住我，所以我更加唔能夠令你失望，一定要好好去珍惜眼前嘅呢段感情。

你知道嗎？

巴黎情人橋因為負荷問題嚴重，巴黎市政府終於宣佈將七十萬個情人鎖拆除，或者愛情總會有令人感覺沉重嘅一面，而我當時仲抱住一份執念，覺得情人之間許下過嘅諾言，唔應該因為時移世易而輕易消失。

起初，我一直期待住你話俾我知，你都已經搵到你嘅幸福。

可惜自從嗰個短訊之後，我同你之間再無聯絡過。

時間一年一年咁過，又或者你已經一早忘記咗我。

但原來最可怕嘅係，當我發現自己都開始漸漸咁將你淡忘...

* * * * *

「遲到喇，遲到喇～」以前中學成日遲到嘅佢，雖然拍拖之後偶爾都會遲到，搞到我會發佢脾氣。不過今日呢個咁重要嘅日子，我哋刻意約早咗好多，喺附近行完街食埋飯先再慢慢行過嚟紅館，所以完全唔使擔心遲到呢個問題。

「遲你個死人頭，你睇吓啲人都仲未入場。」我見佢居然咁大膽，喺度學我平時撻佢嗰陣講嘅嘢，於是大大力一嘢捏落佢手臂度，但可能佢俾我捏得多，開始冇咩效果...

「一陣再啲多人就要同人迫㗎喇。」仲要俾佢捉返住我手掌，喺度幫我左揸右揸咁按摩，好似俾人捏痛嗰個反而係我咁。

「好喇，聽你講喇。」我挨住佢肩頭同佢一齊行去查飛嘅保安姐姐度，腦海裡面苦思緊下次可以點樣還擊。

入到紅館裡面，我哋個位置幾乎係可以伸手觸及舞台，眼前一層又一層嘅煙霧製造出一種朦朧嘅氣氛，又有一種令人沉醉嘅感覺。

「不如我哋影張自拍先囉，好唔好？」因為佢部電話貴啲所以影相都會清啲，於是我喺佢褲袋裡面摸咗佢部電話出嚟交喺佢手上，但我要佢負責做揸機嗰個，咁樣先可以將我塊面影得細啲。

我哋好似其他情侶咁，擺咗幾個標準姿勢，拎住張演唱會飛，面貼面咁影咗幾張，最後一張佢側面哄埋嚟作勢想錫落我度。影完之後，我拎住佢部電話即刻將頭先啲相send返落我手機度，如果唔係佢肯定又會隔咗幾日先記得。

而我就揀咗最後嗰張PO咗上IG Story。

「我想去個洗手間先吖。」

「係咪頭先飲得太多珍珠奶茶？」佢拎咗包紙巾塞喺我手心裡面，仲要趁機摸咗我手背一下，正衰人成日掛住抽我水。

「最衰都係你，又唔幫我飲多啲。」我拎住包紙巾同埋電話，一級一級咁行返上去門口位嗰女廁，好彩而家仲未算多人，所以女廁完全唔使排隊，入面仲要好似一個人都有。

算佢醒目喇，早啲入嚟係真係好啲。

去完洗手間之後，我對住塊鏡梳返順啲頭髮，整理好儀容，順便睇吓有咩人睇咗我個IG Story。啊！唔記得帶支唇膏入嚟補妝添，算喇都係返到埋位先再補。

一行出女廁，竟然俾我遇見返一幅熟悉嘅面孔，挨住旁邊幅牆，擺住甫士咁望緊手機，我心裡猶豫咗一秒好唔好驚動佢，但都係控制唔住雙腳，走上前拍一拍佢膊頭。

「喂～」但見佢有啲慌張咁將部電話塞返落褲袋。

「點解你喺度嘅，你幾時返咗嚟㗎？」我問道。

「...咁難得佢第一次開紅館演唱會，所以點都要返嚟睇。」佢說道。

佢講完之後，我哋就陷入沉默之中，只係企喺原地偶爾相對而笑，心裡面好似有好多說話想講，但一時三刻又唔知點樣打開話題。

「係呢...」結果隔咗幾秒鐘左右，我哋不約而同咁打破沉寂，兩個人嘅聲音重疊咗一齊。

又隔咗兩秒。

「你講先吖。」我都係讓俾佢講先。

「嗯...」不過可能事出突然，霎時間我哋都諗唔到有咩想講。

忽然間我內心好想求證我等待已久嘅答案，於是乎我打斷佢說話，同時間眼角微微移向女廁，即使我明知道女廁根本冇人：「你...等緊你女朋友吖？」

「係啊。」但點知佢好爽快咁答咗，然後雙手交叉放喺胸前，向住門口方向打個眼色，意下之言啫係佢女朋友喺外面趕緊過嚟。

「哦...」

「咁...你女朋友又會咁慢嘅...」然後我發現不自不覺間我對耳仔已經一片燙熱。

「你都係快啲落返去陪你男朋友先喇，演唱會就快開始喇。」佢雙手搭住我手臂，將我擰返向樓梯方向逼我落返去，過程有啲尷尬。

當樓梯落到一半嗰陣，我忍唔住回頭再望佢一眼，只見有個紮住孖辮嘅女仔，而且皮膚白皙都幾靚女，喺門口外面衝入嚟就即刻翹住佢隻手，然後笑咪咪咁同佢有講有笑。

我急忙擰返轉頭，內心卻不禁嘲笑自己，頭先我竟然會抱住假希望...

返到埋位之後，我將包紙巾塞返落佢褲袋裡面，然後翹實佢手臂挨喺佢膊頭度。

望住舞台上嘅迷霧，前塵往事彷彿又重現眼前。

當日你喺球場上，幫我痴嘅嗰塊膠布、

仲有當晚喺儲物室入面，同你分享過嘅朱古力餅餅、

曾經，你幫我打開心扉，等我可以重新感受其他人嘅關懷、

同埋幫我克服恐懼，等我可以放膽咁去感受盪鞦韆嘅樂趣、

係你一直拖住我手，穿過黑暗迎接晨曦。

如果當初我哋兩個都識得勇敢啲去面對現實，我並冇選擇逃避而離家出走，而你亦冇選擇逃避而將我讓俾另一個男仔照顧。

咁即使今日我哋依然分隔兩地，或者仲有可能維持到情侶關係。

不過一旦分手之後，其實大家已經互不相干，而我竟然仲在意你有冇遵守諾言，結果只係換來一場玩笑，諗返起都覺得自己可笑。

「係呢，頭先做咩咁耐嘅？」佢一邊撫摸住我手背，一邊問道。

「學咗你啲姿姿整整嘅壞習慣囉～」

如今事過境遷，我終於深刻體會到，當日嗰份回憶同感情，只有將佢哋好好留喺最適當嘅位置，唔好再打擾你，咁樣先係對你最貼心嘅報答。

只係我都好想多謝你，曾經喺我生命中出現過。

<https://youtu.be/dKBnEsehYVM>

—全文完—

IG: midnightdessertstory